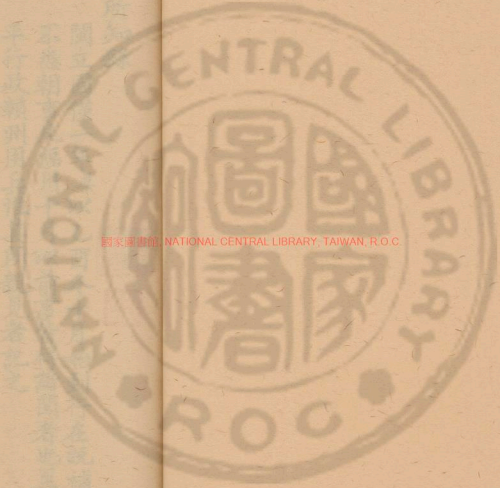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faint and difficult to read.

749562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知錄

閩立國僅一年某以乙酉冬十月始到行在既補外吏
不悉朝事凡福州十月以前事皆得諸聞者也至於延
平行政贛州用兵惟其所親見者記之
粵事自戊子秋九月過嶺到肇略有見聞記錄隨卽茲
徧凡戊子以前皆本諸劉客生之日記也於湖南戰功
多不甚悉亦因其所記者記之辛卯春滯梧州村中略
加徧輯夏四月始離粵地去南日遠聞有傳聞不敢深
信亦不敢記也
出嶺時頻遭兵掠是徧為小兒法祖藏敗絮中得存歸
而深匿之將作井中史矣兒歿十餘年不忍發笥檢視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祖知錄

而偽說橫行顛倒悖謬無處置喙付之長嘆而已近見野史中亦間有傳言者然皆得諸風聞其中成敗是非本來曲折未經親見故不能深悉也其有為予所知而當時偶失記者補入數條若予所不知者雖信亦不敢載也昔者不因其在於當時之平也春秋載於春秋中而謂其為子心前曾本其意以主之曰有也於時南輝也粵東自天子降六月其意則擊也亦其間時時時時平亦知時時用兵新其也時其也時時不悉時軍只說其十月心前軍習醫醫醫醫也至其英閱立國對一平其心一國之十月其時其時其時其時

所知錄

隆武紀年

上諱律鍵太祖高皇帝九世孫其先封於南陽國號唐祖端王惑于嬖人欲立其子囚世子義于承奉嗣上方三歲從之囚年二十八尚未請名己世子遇毒薨守道陳奇瑜知府王之柱言于王曰世子薨逝不明若其子不得嗣事必發覺王懼始為上請名立為世孫崇禎五年端王薨上襲位年三十一矣七年流寇猖獗上蠲金修築南陽城知府陳振豪弗受功上以為言詔逮振豪下獄己又援潞王例乞增兵三千人以陳永福為參將領之不許八年冬流寇再犯南陽上疏言所有護衛兵一千二百人半為汴梁



祖知錄

而偽說橫行顛倒悖謬無處置喙付之長嘆而已近見野史中亦間有傳言者然皆得諸風聞其中成敗是非本來曲折未經親見故不能深悉也其有為予所知而當時偶失記者補入數條若予所不知者雖信亦不敢載也昔者不因其在於當時之平也春秋載於林中之語則只及于其前曾本其後遂至其日有也於時南輝也粵東自及于時六月無所聞擊也亦其聞時秘斷也平亦知時用兵新其也時其也時也

所知錄

隆武紀年

上諱律鍵太祖高皇帝九世孫其先封於南陽國號唐祖端王惑于嬖人欲立其子囚世子義于承奉嗣上方三歲從之囚年二十八尚未請名已世子遇毒薨守道陳奇瑜知府王之柱言于王曰世子薨逝不明若其子不得嗣事必發覺王懼始為上請名立為世孫崇禎五年端王薨上襲位年三十一矣七年流寇猖獗上蠲金修築南陽城知府陳振豪弗受功上以為言詔逮振豪下獄己又援潞王例乞增兵三千人以陳永福為參將領之不許八年冬流寇再犯南陽上疏言所有護衛兵一千二百人半為汴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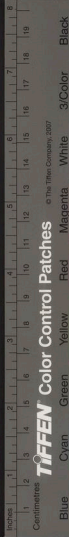


班軍乞念郡當賊衝以全軍見還亦不許會先帝欲行宗
室換授法禮臣陳子壯執不可上貽書子壯爭之稱說典
制援引經傳言言有本廷臣顧弗及知也已因督臣盧象
昇過南陽不朝 奏之上好爭宗藩大體又所建請日煩
與廷臣多牴牾先帝意亦不善也九年八月京師戒嚴上
偁義勤王巡按御史楊繩武以聞奉旨切責至裕州與賊
過亡其內監二人迺返事定下禮部議給事中馮可賓鐘
炆議廢為庶人安置鳳陽高牆監送同知張有度欲以檻
車械致之上自裁不殊至鳳陽陵奄索賄不遂用祖制塚
鏹法以困苦之上不甚其辱病幾殆妃曾氏調護惟謹至
刲股以進乃愈

妃曾氏諸生曾文諤女本籍江西上卽位冊為皇后

有司廩祿不時

資用乏絕望氣者言鳳陽內高牆內有天子氣淮撫路振
飛聞之以賑罪宗為名入見上告以吏過無禮狀振飛疏
請如恩罪宗置吏無狀者石應詔于法賑以私錢甲申國
變南渡立國大赦出高牆禮部奏請復王爵不許命徙居
廣西平樂府乙酉四月上行至杭州南都報陷上勸潞王
監國拒北使之招降者王不能聽時鎮江總督兵鄭鴻逵
自京口至戶部主事蘇觀生自南都至觀生由保舉晉會為縣令起家
于杭杭已降遂奉入閩以閏六月初七日監國鄭鴻逵
請早正尊位以繫人心芝龍意有所待羣臣亦多言監國
名正宜早出關號召天下俟有收復功建號未遲不報隨
于二十七日卯時祭告天地祖宗卽皇帝位于福州南郊



以布政司為行在本宮建行在太廟社稷改福州為天興府立妃曾氏為皇后大赦天下以本年七月初一日以後為隆武元年遙上弘光尊號為聖安皇帝進封靖虜伯鄭鴻逵為定虜侯南安伯時弘光鄭芝龍為平虜侯封鄭芝豹為澄濟伯鄭彩為永勝伯時封蘇觀生禮部右侍郎尋加東閣大學士敘擁戴功也以黃道周人望所歸特用為吏部尚書兼大學士召起舊輔臣何吾騶蔣德璟黃璟昉又起朱繼祚林欲楫路振飛曾櫻熊開元等皆相繼入閣姜曰廣吳甦高弘圖鄭三俊陳子壯等俱遣官敦請其後又以黃鳴俊林增志李先春陳洪謚等為大學士獨洪謚未至以張肯堂為兵部尚書原任福建巡撫李張倩戶部侍郎原任

福建提學道黃錦禮尚書曹學佺禮部尚書兼蘭館學士新設官名

吳春枝兵部右侍郎原任福建巡撫周應期刑部尚書鄭瑄工部

尚書劉若金刑部侍郎馬恩理通政使一時耆碩盡列卿

貳其科道各官或起舊或召對特授或因大臣薦舉破用

之惟翰林吏部專循資格而兵部職方一司督撫鎮守題

請虛銜為軍前贊畫監紀至濫觴不可勝紀上亦輕畀

清流往往耻與其列

上特重風節喜文學收羅名士時欲破格用人臣未入閣

道周疏薦徐鳴時徐守遠吳德操及正四人鳴時等輔

次第授官臣後至同德操上疏言臣志在科舉著求俊

鄉試奉旨時方多事朝廷破格用人既經輔臣薦舉

著吏部即與一體試用不必更候鄉試然入關言事者

得紛輒以口舌如鎮江錢邦芑以諸生上書得當上意



卽時實授御史吳門楊廷樞遜迹不出不由薦舉手勅
特授御史皆意表行事或曰上所重者東林復社也凡
東林老宿旣無不徵召而庶吉士張元琳為其叔父張
瑞圖請謚文繆卽上意可知矣御製縉紳序極言先朝
門戶之禍分別東林魏堂南党甚析但于南党誤云兩
林耳至于翰林一席資格獨重四川舉人徐永周以
文見賞特授簡討有言其不由進士起家上笑曰予覽
其詩文意其為進士耳竟改禮部主事攸縣舉人劉自
燁為督師何騰蛟齎奏至行在騰蛟力薦其才召對稱
旨特授簡討以為騰蛟德也祠林中乙榜惟自燁一人
而已故時有重翰林輕宰相之議以上所用大學士太

多也

上性儉素傷國家之難勅斷葦酒衣大布衣後宮十餘人
皆老嫗于嗜好泊如也特好讀書博通典墳為文下筆數
千言立就手撰三詔及與魯鹽國書凡館閣諸臣擬上者
皆屏不用親洒宸翰洋洋纒纒諸臣相顧皆不能及也批
閱章奏徹丙夜不休其批旨有多至數百年十言者或送
中宮代批后亦讀書通文每召對奏事于屏後側聽上回
宮與共決可否時有二聖之稱某有行宮詞宮漏沈沈迥
未暇大章炳爛在甘泉迥
瞻御筆珠簾裏夜半頻開手詔傳外廷章奏晚猶通侍史
關封五夜同傳道君王看不及黃羅親裹送宮中旌旗十
萬護乘輿二聖宮中共起居長信宮人騎規模闊大好仿
馬出從龍只有五車書皆所見實錄也

佛漢光武平時恩舊皆以南陽故人目之如路振飛遠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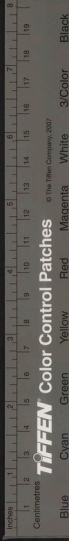
三吳募能召致者賞銀五百兩給以六品京秩振飛至卽
日拜相官其子太平為卿凡生平無德不報于從龍諸臣
恩澤尤濫某有故人行漢家天子垂故人南陽者舊宋寇飯蕪羹粥黃金大都報不足共稱天子篤恩私努力雲臺懸主知請君試看馮異賜不是薄沈纘遇時
開儲賢館定十二科取士以蘇觀生不由科目起家故令
領其職以寵之也而人望不屬所報致者皆妄男子稍知
自好者不肯與上久亦厭而罷之鄭芝龍有子名森國學
生上愛其材器賜國姓改名成功命提督禁旅以駙馬都
慰體統行事八月芝龍集廷臣議戰守事宜自仙霞關外
當守者共一百餘處應設守兵若干其戰兵以元年冬簡
練二年春出關一出浙江一出江右略計共二十萬合八

閩兩粵餉計之不支一半請于兩稅內每糧一石預借銀
一兩每府差侍郎科道官督徵閩里豎然民不樂從反愆
正供又令府撫按官以下蠲俸助餉鄉紳大戶責令樂輸
又令察府縣歷年積穀銀兩未解者悉解赴行在芝龍又
請清理僧田可得餉八十萬不聽戶部侍郎李長倩請開
事例從之于是廝養隸卒皆得給劄授官雖止虛名居然
寇蓋謁公府晉江令金允治聽訟兩造皆稱職官不跪立
而對簿或相歐于庭官不能制其為害如此然猶苦餉不
足守關兵僅數百人皆疲癯瘠不堪用庭臣日請上出關
上屢下詔戒期親征芝龍輒以餉誑為辭芝龍鴻遠自恃
有懷立功驕蹇無禮上賞賜晏大臣芝龍以侯爵位宰相



上首輔道周引祖制武臣無班文臣左右者因爭之遂前
道周芝龍快快不說諸生有佞芝龍者上書言道周迂腐
非宰相才上怒勅督學御史扶之芝龍又薦其門下士朱
作楫吏科給事中葉正戶部主事皆不允以是益懷怨望
及行郊天禮于南臺二鄭皆稱疾不出戶部尚書何楷
奏郊天大典芝龍鴻遠不出陪祭無人臣禮當正其罪上
賞楷有風裁卽日令掌都察院事已而鴻遠揮扇殿上楷
呵止之二鄭益怒楷知不為所容亟請告上欲曲全之允
其回籍俟再召楷至中途盜截其一耳以去抵家未久死
蓋芝龍令部曲楊耿害之也上心知芝龍志不出欲關又
所為多不法然卒無以制之芝龍亦知不為衆所予不出

關無以弭眾議迺請以鴻遠出浙江東鄭彩出江西各有
竈數千號為數萬既出關稱候餉駐不行鴻遠駐仙陽鎮
嚴禁仙霞關不聽四方儒生輒入慮有上書言事者月餘
上屢檄出關不應切責鄭彩踰關行百餘里而還仍疏稱
餉絕番如故九月二十四日徽州陷右僉都御史金聲被
執至南京詔之于是首輔道周知鄭氏無出關心自請出
關號召義師芝龍若不聞知聽其自去道周駐廣信無兵
無餉徒以忠義激發人心旬月之間有眾萬餘親書告身
獎語得之者榮于誥勅以是為功賞然皆未練之兵不
能應敵部伍略定趨衢州婺源令其門人也馳書誘之許
為內應至明堂里猝遇北兵我兵潰張天祿執道周送南



死焉事聞上震悼輟朝謚忠烈

公到南京清南京督洪承疇以同鄉誼使意人致意公

罵曰承疇死久矣松山之敗先帝痛其死賜祭九壇親

自哭臨脩極郵典焉得尚存此無藉小人冒名耳遂被

囚繫門生往見者講習吟韻如常都人士爭索其書終

日握管指為之腫皆藏弃以為寶臨時難過市見市有

豎福建門牌者指福建二字曰吾君在焉吾親在焉死

于此可也南向再拜不去監公刑者憫其志遂從之

是時閩賊李自成奔至九宮山為村民鉏挺擊死獻其首

于楚督何騰蛟以聞自成敗出潼關逃至九宮山下饑困

命炊飯僧疑其逃將有重賞當下山現形擊于持挺

上亂擊之皆斃解其衣中有金龍衣者箭鏃集于其目乃

知為李自成稟其首騰蛟極實奏其眾無所歸推其

聞畧無夸張冒功之語行朝人歎服之

兄子李錦為主同自成妻高氏乞降騰蛟遣長沙知府周

二南迎之未至中流矢死賊帥欲得騰蛟親至乃降騰蛟

卽同道臣堵胤錫經造賊營賊帥驚喜聽命一時增兵

十餘萬上大喜告廟進騰蛟大學士封定興侯陞堵胤錫

副都御史巡撫湖南降帥皆授總兵官李錦賜名李赤心

高氏弟賜名必正號其營為忠貞營已因湖糧不給降其

者稍稍解去李高十三部散入施州衛因糧歇馬其郝搖

旗改名馬進忠王才進張光翠袁應第牛萬才張光壁等

公詩其一云二月長于天畫昏都入爭舉李膺幅笑
將涕淚辭知己生南衣冠謝主恩無路請還先軫首何
人招返屈原魂當年北寺留皮骨此日南朝伏草存



十餘營悉隸騰蛟麾下受制節聲勢頗壯九月兩廣總制
丁魁楚以桂林捷聞先是靖江王亨嘉于八月僭稱監國
以楊國威為大將軍據有桂林閩中頒詔不受廣西新任
巡撫瞿式耜甫至梧州聞變即移書魁楚為備檄思恩叅
將陳邦傳防梧州嘉遣林桂平道并濟促式耜赴桂林任
不應親率兵至梧州執式耜劫其勅印先用小艇載回桂
林而魁楚調邦傳及趙子駟嚴遵諾馬吉翔等與亨嘉戰
敗之迨至桂林靖江既敗回窾慶仍以勅印還式耜趨出
視事合止東師而師已抵城下矣式耜在城陰結國威標
將焦璉為己用兵至璉與邦傳等合守城者皆璉兵邦傳
縋而入遂破桂林俘亨嘉及楊國威顧奕等

英桂林推官
為靖江吏科

給事中至閩戮于市廢亨嘉為庶人幽死封魁楚平粵伯晉
式耜兵部右侍郎十月遣兵科給事中劉中藻頒詔浙江
東浙東于六月初一日張國維方逢年熊汝霖孫嘉績鄭
遵謙朱大典等已迎魯王于台州監國紹興中藻頒詔至
魯王下令仍返台州國維曰今日之事凡為高皇帝子孫
皆當同心併力共復國仇有功之後入關者王此時未可
定上下也即具疏上言且言監國當人心奔散之日倡集
為勞一旦南拜正朔猝然有變鞭長不及脣亡齒寒悔莫
可追臣老臣也豈若朝秦暮楚之客有左右其閒哉熊汝
霖等皆曰吾知奉吾主上而已不知其他遂不奉詔中藻
廢然返而閩與浙分水火矣上痛國事之壞皆由守令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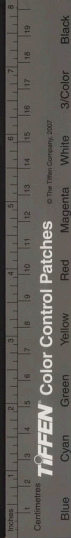
貪失民心欲殺貪吏數人以懲其餘建陽知縣施煇首以
貪酷被逮邵武推官朱健行部近邑訛傳北兵至倉皇返
郡卽潛遣其孥出城知府吳炆煇繼之百姓有爭門死者
寔未有兵也健無以自解乃揭炆煇倡逃併其平日職穢
狀煇炆亦揭健上併逮至煇與炆煇論斬健棄市勳輔以
下皆為申救不聽會原任兵部郎王期昇及彭過颺至行
在陛下見上加期昇總督過颺僉都御史大夫學士路振
飛魯櫻封還內降上曰方今多事用人勿拘常調振飛言
遇颺新進士降賊而南依附馬士英改御史巡按浙江搽
括閩閩以至激變期昇在大湖奉宗室朱盛徵稱通城王
居然帝制派餉賣劄強奪民為女兩山百姓不容乃逃入

閩臣等非有私隙也上乃止是時熊開元以大學士掌都
察院事頗重資格惡以口舌得罪官者上旣特授錢邦芑御
史邦芑疏辭開元因奏改兵部司務臺中合疏爭之上重
違開元意令邦芑以司務隨征許非時言事補朕缺失名
為司務竇御史也初汀贛之間有峒賊數萬時出剽掠百
姓苦之號為閩羅總自分四營故又名四營頭其前營最
強張安者卽前營之頭目也驍勇敢戰久又歸正意永寧
王招出湖東與敵遇屢戰屢捷遂復撫州湖西則臨江鄉
紳楊廷麟與吉水鄉紳劉同升以義師恢復臨江于是楊
廷麟等爭請上出江右何騰蛟請出湖南而浙中諸將亦
望上幸衢州原任臨清知州金堡陞見勸上急宜棄閩幸



楚騰蛟可恃芝龍不可恃也且言今時天子宜為將不宜為帝湖南有騰蛟新撫諸多營皇上親入其軍效光武駕馭銅馬故事此皆戰兵可用中興天子頌以馬上成功若夫子騎萬出警入蹕之威儀盡可去也上大喜語廷臣曰朕得金堡如獲至寶即授堡兵科給事中堡以守制固辭請勅印聯絡江上義師以出遂上決意入贛州幸長沙先遣大學士蘇生觀赴南安募兵中途中接應上親祖遜之金堡杭州人庚辰進士初任臨清知州京師陷南奔旋丁內艱與鄉人姚志卓起義山中志卓有克捷與江東諸營遂為聲援堡入閩奏其戰功上大喜即封志卓仁武伯堡兵科給事中堡以服辭乃請勅即假虛銜以墨

練從戎聯絡江上義師既至江東入方國安營魯諸臣以堡為北來奸細爭攻擊之監國以論國安國安遂執堡御史陳潛夫語國安曰堡與姚志卓起義建功公固知之魯許迎其家渡江今胡乃迺爾國安悟云是也然此幸非遵監國令乃閩中二鄭有書來必欲殺之耳蓋二鄭惡堡勸上棄閩幸楚謂芝龍不可恃也因出示芝龍書且云我縱其去去勿入閩若入閩我必追殺之不然無以取信二鄭也潛夫以謂堡堡曰我必入閩繳勅印倘中道遇殺是死于盜耳命也遂行以次年夏至閩繳還聯絡義師勅印上欲奪情堡再三辭不允已引先朝楊嗣昌奪情為黃道周諸正人所不容為案奉旨嗣



昌小人何得與爾比例芝龍見之以為行將大拜堡也
忌恨益甚是時行在延平輔臣魯櫻雷守福州陰知鄭
意密疏勸上欲保全金堡莫如聽其辭堡凡七辭同官
朱某等亦為代請始允堡以丙戌年八月十五日辭朝
從延平出汀贛趨衡州而上已先有旨諭騰蛟遣兵迎
駕騰蛟命郝永忠率鐵騎五千趨赴行在至詔州聞汀
州變而返

十一月上下詔親征以唐鄧二王監國舊輔何吾騶自廣
東至用為首輔隨營以魯櫻協同鄭芝龍雷守天興料理
兵餉以鄭鴻逵為御營左先鋒出浙江鄭彩為御營右先
鋒出江西築壇西郊擇吉日行推轂禮上兩部置皆陽順
鄭氏意移蹕建寧

其實信金堡言將相鴻逵出城馬蹶仆地及上誓師授鉞

大風起天帝及高皇位前燭皆滅三軍失色以十二月十
六日發福州二十六日駐蹕建寧

二年丙戌正月己酉朔上在建寧不受朝賀以三大罪自
責令百官皆戴罪從征初時日大雨雷電大如斗或如刀

劍天晝黑對面不相見于有閩江冰電訶閩江正月氣

水蛟龍顛劇然有聲如裂繒少馬不散雲發秦北風見江

天書黑閩江舟人無顏色鬚眉對面不相識史電下何紛

天文急占有電纜江濱傲襟危坐敬天怒須臾電下何紛

紛是初如刀劍相擊爭忽伯山摧萬聲小如破管船漏微

何絲天生呼童閣發掃雪堆風亦漸止雷亦過台管船漏微

江連自言此異人未通傳此是陰氣歲母乃兵禍連北地

安見太交趾日本國皆遣使入貢廣東布政司湯來賀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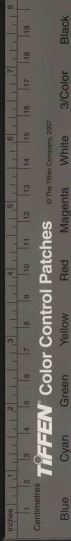


粵餉十萬由海道至陞來賀戶部右侍郎御史艾南英言餉微勞不宜
遽膺顯擢且言來賀奸党周鍾自賊逃回曾匪來賀揚州
刑署中云云南英與鍾舊有文字疎至是以為來賀罪案
笑之二月馬脛嶺兵變命輔臣路振飛至浦城安撫之江
 江楚迎駕疏相繼而至上意遂決出汀州入贛與湖南為
 聲援芝龍欲扶上以自重固請回天與命軍民數萬人遮
 道呼號擁駕不得行乃駐蹕延平芝龍初以海寇受撫雖
 晉五等爵與地方有司不相統屬閩士大夫輒呼之為賊
 絕不與通及擁戴上即位芝龍位益尊權益重全閩兵錢
 糧皆領于芝龍兄弟是芝龍以虛名奉上而上以全閩予
 芝龍也故芝龍不肯聽上出閩思長有閩也馬士英叩關
 請入朝上數其罪不許前後七疏自理有李蓬者士英私

人也與上有舊密疏言士英有治兵才與大賊皆宜在使
 過之列上特允士英以青衣視事戴罪立功三月魯王遣
 其臣柯夏卿曹惟才來聘上加夏卿兵部尚書惟才光祿
 寺卿手書與王謂朕無子王為皇太姪同心戮力共拜孝
 陵朕有天下終致于王取浙東所用職官並列朝籍不分
 彼此已遣僉都御史陸清源解餉十萬犒浙東師至江上
 方國安縱兵攫餉殺清源而閩浙疊益深或曰馬士英激
 使之也兵部尚書張寅請出募舟師由海道經至江南
敵可乘也江上南義師必為响應少保徐夢麟吏部文選司郎中
朱永佑如侍前福州府推官徐夢麟吏部文選司郎中
堂出止于舟山早卯府推官徐夢麟吏部文選司郎中
門皆死永佑被執好屈死其腦死僕質屍出城血不止僕
生前笑曰王生前好潔死無知耶血即止辱遠廈門廈門
交趾入安隆文趾要其行禮不聽得過遂返廈門廈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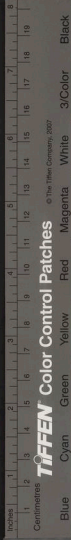
破乎遠遜迹為吳六奇所藏允髮以死院大學士熊開海外生一子扶襯至松江未莖子亦死掌院大學士熊開
元去位錢邦芑改援陝西道御史開元固執資格不容邦
芑入臺臺中諸御史合疏叅之開元乞休上乃聽其去邦
芑有才氣敢言言之慷慨明爽可聽特為上所信任廣西
有僧自稱弘光云自黃得功營逃出其被獲者偽也撫按
以聞上召九卿科道議迎請廷臣議即係真弘光失國之
君有尊奉而無迎請已有司審知為妄稱者下獄誅之三
月二十四日吉安陷四月撫州陷初楊廷麟劉同升起義
恢復臨江上加廷麟大學士督師劉同升以守制不受官
尋卒于家廷麟兵既破敵遂乘勢追至樟樹鎮不戒反為
所乘大敗遂棄臨水江退守吉安廷麟在吉安所恃有廣

營滇營兵滇營者先帝時命中書科舍人張同敬用牙牌
調發入京兵未集京師陷弘光時復勅雲南巡按御史陳
蓋押赴南京及是始抵江省南京已失仍退回吉安因雷
之守吉廷麟以客禮待之滇將趙印運胡一清亦德廷麟
奮勇建功頗多斬獲會贛督李永茂以憂去任上用萬元
吉為督召廷麟入直以元吉代廷麟駐吉元吉與諸將講
體統申約束諸將稍稍不樂而永寧王所招四營之前營
既以立功復撫州其諸營亦皆願受撫寧都鄉紳魯應遴
請諸朝遣其子曾傳燦入山招之皆聽命賜名龍武營許
日出贛州下吉安元吉聞之以為四營真可恃也遂茂視
滇廣兵專望四營兵至滇廣兵皆解體四營兵亦不即至



丙戌三月敵添生兵攻吉安守兵不戰而潰二十四日吉安陷元吉扁舟誓死阜口曉諭贛州極言滇兵棄城之罪不許容駐滇兵亦徑越贛趨南康以去四月六日北兵漸近阜口元吉退入贛十四日北兵至贛隔水而軍永寧王既復撫州北兵亟圍之時時鄭彩駐兵廣信永寧請救于彩其監軍給事中張家玉以三營往援圍暫解已而復合鄭彩遂棄廣信入關撫州復陷永寧王死之張安率兩部退回寧都報至行在大震削鄭彩爵戴罪立功而徵各路兵馬援贛蓋上志在幸楚未嘗一日忘贛故援贛為家急也有蔡鼎者泉州人好大言李遠言其精天文韜畧薦為軍師鄭彩敗回鼎請出關自試一戰而躡遂逃某以丙戌正月從江西巡撫劉廣胤出汀將赴吉安至

贛江撫無地開府暫寓嶺北道署中行事吉安被圍某亦不能東赴遂久留虔州悉知虔州事初四營既受勅書獎賞皆以李春等為率李春其中首領也有劉季騶名天駟者忌曾傳燦功乃聞于四營曰公等一體受撫李春獨得官今勅但稱李春可驗也四營怒遂相與殺春傳燦入營為講明勅稱春等者併各營而言也乃定駐營黃金高樓去贛州四十里殺掠如故土民以春深不得耕種訖諸縣令金廷韶廷韶曰我何能為爾等其問諸首議撫者遂一聞而毀曾應遴之室也由是贛州人情洶洶畏其往吉安當由贛過當事復請旨調往湖贛人始寧予在贛有沙邊老人行母聲求予妻求夫而中籍籍走且呼沙邊老人叩頭訴言是四兵



詔門人愛妾山中饑凍死家信從來不敢傳秋燈霜鬢
 獨籌邊暇時自寫鏡歌曲鸞翔鳳著勢先聲望今幕府
 無成策望公間閣廷奇客如今諸將有先聲望今幕府
 勿用綠林兵樓船一出恢江國真下石頭收舊京吉安
 失守蘇觀生率所募新威營退保南康萬元吉堅守阜
 口所部惟汪起龍兵三百人觀生發二百往援元吉以
 監紀程亮督之下守棉津灘楚帥曹志建以二千人至
 一夕即噪而去北師沂流上新威營先潰起龍兵繼之
 元吉遂入贛城北兵乘勝水陸並進經至贛州城下城
 內倉卒無備兵垣楊文薦元吉鄉試本房生也奉命往
 湖南過贛見事急遂入城自任城守百姓擁以為主贈予
 之以詩楊子流三吳煙塵羅家惠泛海入閩宋涕泣
 陽給諫銜楊子流三吳煙塵羅家惠泛海入閩宋涕泣
 辦履敵讎推蔽鋒齧指西山灑守海棄城奔保障屬赤

逃天誅自下營城東隅四營崔將小盜賊窟伏
 近郭頭全營壁通都又開撫于百俱書掠野
 頭秋來掠小兒奪與盜賊受珠金鄉辦力
 罪飯林裁不兩放祖虛燬人遭屠誰為朝叛
 此策云欲招概必兩交此輩小楚醜何足戰
 榮其無入不區書久懸晉賢爵乘與早晚用
 都爾所痛何區區此輩小楚醜何足戰誰為朝
 楊廷麟內召趨行在聞吉安警雷駐贛州城外日
 言援吉防贛事宜心所恃者亦四營也子有樓船行
 江怒旋巨艦山齊萬鏖連牙旗百文颺之半相風東
 生樓顧神首排雷戰吹鏡年四轅十門當雲時封
 權如光集賢學士明艷半白相公年四轅十門當雲
 差明義伯起強項士愧文呼臨江馬飛城江既子雲
 畫拱手褒衣大願奮神呼臨江馬飛城江既子雲
 論公勲麻將相三五喜相公終樓入仍請愛節武
 領三軍身兼將相三五喜相公終樓入仍請愛節武



天子塞不兩耳聞天子英明文且武勳侯雅梳雷震怒必
蜀用懲東向心傷恩豈顧北道主自從登極行誅西市駢
首而大夫今年二豎冒官職卽時賜死寬誰呼從來亂國
用重典將早觀望那得免君不見將軍鄭佞出抱將軍屍
頭血淋漓
芝龍承上旨密致書于清總督洪承疇承疇不
親為吮
答書但答以筆一管疑毫端當有密札索之亦無所有蓋
示隱語以必來耳或曰芝龍與承疇相通已久承疇業以
王爵啖之此舉特以惠朝廷也六月鄉試以布政司吳炳
為提調官徧修劉以脩閔肅主試取中葉瓚等一百一十
七名凡四方流寓諸生俱得入試特旨廣額七十名上又
親試流寓貢生取萬子荆倪天弼等三十餘人改為萃士
照庶吉士例送翰林院教習榜首李日煒經授禮科給事
中萃士^詞中興聖人^重文農墨取士^耻循舊資格上書
召對無奇才儲賢有館空自開庭試諸生本故事親拔

明經稱萃士木天教習隨庶常楊垣經授罷莫當傳開館
課兼風雅為語萃士學勿是時贛州已圍兩月自江府劉廣
遠關外^重君^運虜詩
胤戰敗被執援兵皆不敢前六月十五日舊贛督李永茂
所遣副將吳之蕃遊擊張國祚率粵兵五千人與北兵相
遇于李家山九牛之間數戰皆捷北兵疑援師大至遂撤
城下圍屯于水西之蕃國祚亦退守南康時贛城守已久
奏詔獎勞賜名忠誠府加文薦右都御史命太宰郭維經
出關募兵援贛加六省督師銜維經亦入城同廷麟文薦
為協守計浙東報至北兵以初一日渡江陷紹興魯王航
海江上諸師俱潰行在大震鄭鴻逵久駐關外未嘗進前
一步有傳^北兵至者徒跣病行三日而抵浦城後至者言兵



譁也事聞削鴻逵爵芝龍既快快不得志又為鴻承疇所
紹許封閩粵王凡各關隘守兵自二月間俱已撤回及聞
浙東之信芝信龍疏稱海寇狎至臣宜趨回防禦且措兵
餉為守關之計拜表即行芝龍既回安海守關將施福聲
言缺餉亦撤回安海仙霞嶺二百里間空無一兵惟所遣
守關主事及內臣數員偵探敵信以上聞耳七月上誕元
子大赦覃恩從龍諸臣悉加封爵御史錢邦芑疏言元子
誕生之辰正浙東新破之日同盟應見恤剝膚益復可
憂臣以為是舉朝同仇發憤之秋非覃恩受賞之時也且
恩澤不宜大優爵賞不宜太濫若鐵券金章徒以錫從龍
之舊則將來恢疆復土何酬以汗馬之勳非所以重名器

勸有功也不報子有越東破一首當今天子高帝孫魯
親致書相期先東諸臣是至親誓死不問登極如今天子灑筆
亦危往時紛爭不足論與國既失應同悲澤元宮中誕元
層亡齒寒古印所忌君不與元子之誕齊先亡蓋元子生
賦缺也又讀邦芑諫草一吾家有仲文風流擅文
報思入關人書鈞校遇片錮賜身舉義師竟被模航謀脫
況乃齊盧傳如何吐會禧初失國冀馬方東波借妬吾兒哀
懼諫章滿一疏憂遂推使步七月二十五日上御門羣
臣朝罷將退上命內臣捧出一拌覆出以黃帕置御前上
論羣臣曰朕本無利天下之心為勳輔諸臣擁戴在位朕
布袍疏食曉夜焦勞有何人君之樂祇上為祖宗下為百
姓汲汲皇皇惟恐負諸臣擁戴之初心今觀諸臣大非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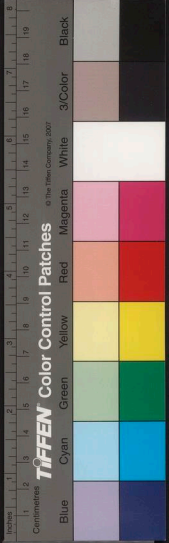


意昨關上主事搽得閩中出關迎降書二百餘封今具在此
此朕不欲知其姓名命錦衣衛官檢明封數捧至午門前
對衆焚之班內諸臣宜亦有之朕俱不問有之者當從此
改心易慮其本無者益宜矢志竭力毋貳初終特諭上長
身豐頤無鬢聲音宏如鐘著赭黃袍布詞氣慷慨言之舉
朝感動子恭紀詩鐘報御門早朝趨愛命初府僚班苦
燒却君王上擇日出上擇日出語聽全陳庭宜迎駕表怕震出關書中使傳
度有餘度有餘千迎駕將至韶州而北兵已陷衢州抵閩關遂入無人之
境守浦城御史鄭為虹科臣黃大鵬死之報至上即于八
月二十一日起行上與中宮皆騎馬猶載書十餘扛以從
隨行者輔臣何吾騶朱繼祚等數人而已二十七日行至汀

州停蹕一日忽有十數騎叩城曰我扈蹕兵也門者納之
直入行宮給事熊緯方趨朝遇之始知是北兵大罵而死
從官一時奔散遂不知上所在有云敵人入宮見一衣黃
衣者射殺之蓋有衛臣貌類上為代死也或云衛臣名張致遠或云
與后俱被執后至九瀧投水死上崩于福州永曆元年遙
上尊號為恩文皇帝

某以八月初一日辭朝行屬邑查催積穀餉銀于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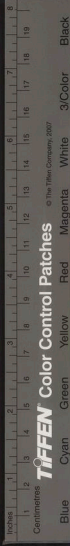
四日回至永安貢川鎮聞延平破知府王士和死之
以詩大運豈遠非昔入遂二祖我見謀國臣嘆息無
良圖豈意匹馬未開門縱長驅爭降何紛然嘗恐後至
誅賢哉二十石從容捐厥軀夫子莊而蒲薄宦初剖符
不謂貞松姿酸難表所殊獨蕭稽紹血莫汚温序賢我
生既已停鄙志寧可渝乘輿與咫尺開堂復辭崎嶇回
臉望延津呼嗟烈丈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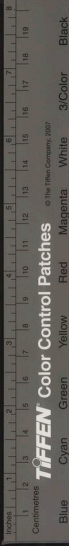
有周崔芝者以死諫不聽其子成功亦痛哭諫不聽于十一月十五日至福州見貝勒乞降貝勒亦握手甚歡折箭為誓芝龍賂遺不可計勝忽一夜拔營起遂扶之北去從行者五百人皆物置別營不得相見對面作家書數封但稱清朝恩得德囑其家世毋忘已又曰北上面君是吾本愿但子弟擁兵海上素非馴良朕有不測我且柰何貝勒曰卽有之無與汝事且亦非吾慮所及也遂行芝龍既降其家以為可免暴掠遂不設備北兵至安海大事淫掠成功母本日本長崎王族女也亦被淫自縊死成功大恨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殮發喪後遂起兵以十二月朔會文武諸舊僚

于烈嶼設高帝位定盟恢復稱明年丁亥為隆武三年移駐南澳軍聲頗振初北兵入關時皆傳陳謙子為前導領兵報仇為錢邦芑危邦芑曰謙子承其父妻豈能報父仇乎已而果傳者妄也而謙子陳六御亦從成功在海上後竟被執而死貝勒在延平殺降官馬士英方國安方逢年縣其首于黯淡灘先是北兵渡江阮大鍼迎降方國安同馬士英逢年等走台州陰計開道歸閩漸可退入滇黔乃遣人上疏言北兵陷浙勢且入閩勸早早為禦計以此輸忠為入朝張本也已為貝勒招出從入閩及北兵陷延平追騎至順昌縣獲御扛撐得疏貝勒出以示三人遂駢斬之

子有黯淡灘詩方帥窮歸應蒙竿更誅馬相七閩



謹嚴州閩老降何事
自首同懸點次灘
十月初四日贛州破先是六十五
日李永茂所遣吳之蕃張國祚有李家山九牛閒之捷
北兵撤圍屯水西國祚等亦退守南康二十四日汪起
龍率師數千滇帥趙印選胡一清兵三千蘇觀生亦遣
部下率三千兵楊廷麟收散亡數千大宰郭維經御史
姚奇胤召募滇閩兵共得八千粵督丁魁楚遣兵四千
先後至贛營于城外不下四萬餘人皆欲一當敵萬元
吉必欲待水師之至併力一戰中書來從謬所募砂兵
三千人吏部主事龔荼兵部主事黎遂球所師水募師
千人皆雷頓南安不下王其家謂元吉曰水師帥羅明
受故海盜也桀驁難制龔黎兩君如慈母之奉驕子且
今水涸巨舟難進豈能如約不聽及八月二十三日北
兵聞水師將至卽以是夜截諸江焚其舟巨八十餘艘
死喪甚眾羅明受遜舟中火藥器械悉歸敵人列營聞
之無不喪氣廣營滇營皆不戰而潰自是東南城外遂
無一兵九月三日攻西門將登城內絕死士破墮之九
日北兵據南康滇廣兩營旣潰人無固志各營皆稍稍
引去城中所畱者汪起龍罷卒千餘人汪國泰金昌振
徐日彩所部各百餘人郭維經部下三千人城外惟水
師後營黃志忠二千餘人而已叅將謝之良擁眾萬餘
于雲都不敢下粵西狼兵八千人踰嶺亦不卽至贛人
被圍日久守堦者皆憊十月三日內城有絕城出者北



兵獲之以為鄉導夜由小南門上鄉勇猶與巷戰久之
四日黎明北兵大至城上發礮礮裂遂陷楊國閣部廷
麟赴池死大宰郭維經入嵯峨寺焚死有云出寺馬
北道彭期生衣縊寇自縊于公署御史姚奇胤趨文廟
縊死職方司主事周瑚被執罵而磔死同知王明汲推
官吳國球胡統以及徧修萬發祥吏部主事龔荼兵部
主事於斯昌王其寯黎遂球柳昌霄錢謙亨曾嗣宗等
戶部主事林珽中書舍人來從諤劉孟鈞知縣林全春
通判郭寧登等死者不可勝紀鄉紳虛象觀合門赴水
死萬元吉出城歎曰一城俱盡死我之為也我何能存
正中憤赴水以死先是萬禁嬪人出城其家人竊以其

姬絕城去萬知之追還由是禁益嚴以致合城遇難故
云然惟楊文薦方病困卧榻上不能起執送南昌病益
劇絕粒而死子有慶州行煙冥冥雨歌吹黃昏鬼火
州虛地子有慶州行煙冥冥雨歌吹黃昏鬼火
錢城中養能歌舞閭閻樓閣地樓越賈莊上明珠不
失孤城水馬動地來中原十城而集破安日暮嗔口
摧城頭壯士不畏死夜半城破敵壘驟開奪得鳥孫
指背樓擊鼓無不披髮面盡雪一酒蓋從前騎馬三
八城樓擊鼓無不披髮面盡雪一酒蓋從前騎馬三
鐵五更未盡唯破開城白骨堆莫逃自前騎馬三
濟老更未盡唯破開城白骨堆莫逃自前騎馬三
守老更未盡唯破開城白骨堆莫逃自前騎馬三
否諸君登陴誰敢走清江龍泉居上空樓可憐度州
戶日暮飛沙與塵入死名第千秋新遊突圍入城今
慨亡石既絕卷猶張躍馬奪門鋒莫當迴鞭赴水何
楊相公廷麟大宰清忠海內望投環倉卒正冠裳司





馬有志不得將出城欲去中傍徨然暴憤徇封疆
彭公靖節意久藏七首毒藥左右防鬱孤蔓上此志
聖御史一死扶綱常從容絕命聖人堂前別駕瀟灑
中狂盧君里居項果強虻蠶面周職方爵齒馬賊肉
飛揚廬危不屆鬚眉蒼虻蠶面周職方爵齒馬賊肉
幽芳度州續歌眉蒼虻蠶面周職方爵齒馬賊肉
何昇去南昌運絕粒皮州陷後死第給諫不氣
壯吏師常命無志宣頌南死職能入吾城亦出劫
那吏師常命無志宣頌南死職能入吾城亦出劫
守家燬燬命無志宣頌南死職能入吾城亦出劫
波石俱焚無足道紛餘寓復誰在出城盡江
信史敬來里巷成續紛餘寓復誰在出城盡江

所知錄

永曆紀年

上諱由柳初封永明王

神宗皇帝孫

端皇帝之第四子也

萬曆二十九年封桂王天啓七年就國于湖廣衡州府崇

禎十六年流賊張獻忠陷衡州王率宮眷走粵世子次子

俱被執王與第三子安仁王先達廣西上稍後至永州界

為賊所獲繫道州將送諸賊營會上疾賊語上當以何日

愈始行上漫應之曰二十四及二十三日午時忽傳大兵

至上以為賊至也已見賊眾登陴則廣西征蠻將軍楊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天啓', '崇禎', and '永曆']



馬有志不得將出城欲去中傍徨然暴憤徇封疆
彭公靖節意久藏七首毒藥左右防鬱孤蔓上此志
聖御史一死扶綱常從容絕命聖人堂前別駕瀟灑
中狂盧君里居項果強虻蠅面周職方爵齒馬賊肉
飛揚廬危不屆鬢眉蒼虻蠅面周職方爵齒馬賊肉
幽芳度州續歌眉蒼虻蠅面周職方爵齒馬賊肉
何昇去南昌運絕粒皮州陷後死第給諫不氣
壯吏師常命無志宣頌南死職能入吾鄉亦出劫
那吏師常命無志宣頌南死職能入吾鄉亦出劫
守家燬燬命無志宣頌南死職能入吾鄉亦出劫
波石俱焚無足道紛餘寓復誰在出城盡江
信史敬來里巷成續紛餘寓復誰在出城盡江

所知錄

永曆紀年

上諱由柳初封永明王

神宗皇帝孫

端皇帝之第四子也 端皇帝諱常瀛為 神宗第五子以

萬曆二十九年封桂王天啓七年就國于湖廣衡州府崇

禎十六年流賊張獻忠陷衡州王率宮眷走粵世子次子

俱被執王與第三子安仁王先達廣西上稍後至永州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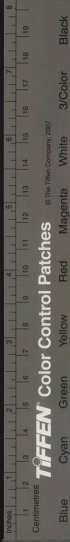
為賊所獲繫道州將送諸賊營會上疾賊語上當以何日

愈始行上漫應之曰二十四及二十三日午時忽傳大兵

至上以為賊至也已見賊眾登陴則廣西征蠻將軍楊國

威後國威從靖江王為逆遺其旗鼓將焦璉領兵四千救
上攀城而登賊大潰璉入城覓見上破城出之扶掖上馬
上不能騎賊眾且至璉負之行里許渡河得湖南巡按御
史劉熙祚遣人護送至粵西從王儵居梧州崇禎十七年
王薨弘光時輟瑞王九王妃王氏扶王樞回衡州次年思
文皇帝正位福州晉封安仁為桂王徙居肇慶府隆武二
年聞虔州警復返梧州未一日王薨上當襲位思文帝語
庭曰臣此永明之天下也永明神嫡孫正統所繫朕無子
後當屬諸永明先是瞿式耜新任廣西巡撫將負桂林值
靖江庶人亨嘉謀逆自稱監國式耜遂雷梧州庶人帥兵
至梧執耜式併脅取勅印先用小艇載入桂林兩廣總制

丁魁楚聞變急調兵與戰于梧州敗之隋命叅將陳邦傳
趙千駒嚴遵誥都司馬吉翔等乘勝追至桂林庶人懼復
請式耜蒞任式耜因陰結其大將國威中軍焦璉與邦傳
等合遂破桂林擒庶人捷聞封魁楚平粵伯晉式耜兵部
右侍郎以晏日曙為廣西巡撫式耜既得代遂雷寓肇慶
府會安仁薨式耜謁上姿表非常且多瑞兆心竊異之乃
與肇慶府知府朱治憫謀迎至肇還舊居也及丙戌九月
聞汀州之變思文蒙塵式耜倡議以上賢明仁孝為神
宗嫡孫以賢以親宜正大位遂與宗室容藩原任簡討方
以智戶部郎中周鼎瀚肇慶知府朱治憫等同心擁戴
而粵督丁魁楚時駐南雄聞變亟返肇慶以奉有迎駕



王自閩航海至廣鎮將林察迎之海上觀生聞之于十月二十九日擁唐王入廣州城以十一月初一日監國初五日卽位改元昭武此中監國之詔未達彼中登極之詔先頒矣先是唐王遣主事陳邦彥來肇通好時上已移蹕舟中召對邦彥曰天潢之序固應屬王不如早正大位以繫人心魁楚等然之上授邦彥兵科給事中未及回廣聞唐王已正位號于是魁楚等始定議迎上還肇以十月十八卽帝位以明年丁亥為永曆元年頒詔中外遣兵科給事中彭耀往諭廣州耀廣人舊為秦令有能聲入廣卽極陳正統所在監國後先宣示大義觀生不聽耀語不遜遂殺耀卽日遣兵向肇前大學士陳子壯致書式報請力馘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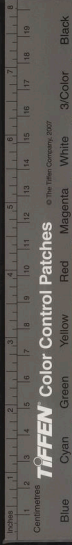
之旨躊躇不決會閩中首輔何吾騶自閩奔回貽書魁楚始知無駕可迎于是大司馬呂大器自柳州至李永茂以守制自韶州至至是相與定計合詞進箋以丙戌十月十四日監國頒詔楚蜀滇黔人情翕然加魁楚大學士兼戎政尚書呂大器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瞿式耜大學士兼吏部右侍郎永茂請終制其餘陞進有差十六日贛州陷報至舉朝洶洶司禮監王坤趣上移蹕梧州式耜等力爭之不得以十月二十日趨梧而蘇觀生陷于十一月初五日擁立唐王于廣州初觀生奉思文命至廣募兵駐南雅及汀州陷奔回廣州過三水聞上監國以己不與議遂不至肇諸公亦以觀生棄南雅撤兵擅歸不令與議會唐鄧諸



生而趨兵東下是時王化澄代丁魁楚總制當督兵化澄庸懦且懷觀望兵部右侍郎林佳鼎請代化澄出遂命以原官督諸軍下與廣兵遇于三水廣兵敗乘勝追至海口敵因東南風作用火器以攻我舟我兵登岸陷淖中全軍俱覆佳鼎與僉事夏四敷同死于水十二月初十日方命將再舉聞北兵以輕騎數十人突入廣城執昭武觀生自縊聲勢漸逼三水而上司禮監王坤復趨上西幸避之于二十六日登舟瞿式耜方視師峽口聞之亟返肇力挽不得丁魁楚等遂扈駕西上陞嶺西道朱治澗為廣東巡撫雷守肇廣慶式耜部署畢疾趨梧上已越梧而西又五日矣魁楚至梧州為其標將蘇聘所惑從梧轉入岑溪王化

澄攜中樞印走潯州隨駕者戶部尚書吳炳翰林簡討方以智文選司郎中吳貞毓給事中唐誠御史程源中書吳其需吳德揆洪士彭掌錦衣衛事馬吉翔十數人耳

王坤者先朝舊璫本名弘祖自南都陷入閩思文屏不用至是宮府草創無習故事者雷為司禮秉筆頗弄權而外庭亦遂夤緣以進如用鼎瀚本戶部郎中內批改給事瞿式耜曰瀚歷部俸深且有擁戴功應陞卿寺今破例而改非陞也何以示新政然瀚志在給事中率為給事廣東巡按御史王化澄驟陞兩廣總制兵部右侍郎林佳鼎代化澄督兵出則晉化澄右侍郎掌中樞印會呂大器以病去墨勅陞化澄為兵部尚書皆出于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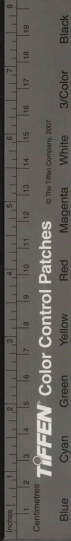


大學士李永茂以守制不入直僉請焉知講人筵永茂
疏薦十五人坤輒以己意去取其閒永茂曰上方以啓
沃責茂茂以十五省人才進而去取之是有言不信也
敢知經筵事乎遂解舟去已坤復疏薦數人十科臣劉
蕡等疏論內臣不得見薦人坤大怒叱逐蕡等其橫如
此蕡尋為都御史巡撫柳慶與陳一門然上以坤習知宮禁
事左右道衛故特親信之凡倉卒西幸再羣臣要雷不
得皆坤之為也

初丁魁楚既與呂大器瞿式耜等請上監國而王坤適
自閩至魁楚深與結納遂用為首輔召起前大學士陳
子壯聞魁楚秉揆遂辭不赴魁楚復與呂大器爭管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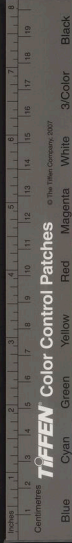
政不協大器因上有西幸之意自請畱守東方未幾由
梧而詔入柳遂召之不出未及與登大典矣至十二月
二十六日王坤再趨駕西上意再在楚時班行多楚蜀
人亦勸上行上意遂決以丁亥正月元旦蹕梧州由府
江趨桂林魁楚上棄走岑溪舳舻相屬北將李成棟追
及之盡獲其輜重婦女魁楚素與成棟有仇及是雞髮
迎降成棟不禮籍其家口數百人凡男子無少長悉斬
之魁楚在坐哀求免其一子成棟朕咲曰汝豈望活當
尚求活人耶併殺之吾猶見其一孫纔數
歲為羅成耀之子

永曆元年丁亥二月上至桂林以吳炳方以智為大學士
同瞿式耜入閣辦事式耜請駕蹕桂林聯絡湖湘控制兩



粵粵楚用兵易以策應司禮監坤王力主幸楚是時肇慶
已陷北兵在梧二月初十日北將李成棟自梧州襲平樂
屠列鬣以精騎直犯桂林兵部陽朔上遂決意幸楚二月
十五日駕發桂林司禮監王坤錦衣衛馬吉翔扈從命瞿
式耜為桂林守雷大學士吳炳隋行式耜請薆駐全州去
桂稍近軍機易以呼應從之二十五日平樂陷守將陳邦
傅走柳州北兵乘勝直上上在全州命全州防守副將焦
璉率所部兵盡入桂林為防禦計璉初以破靖江有功陞
叅將駐黃沙鎮至是聞命星馳赴援至甘棠渡水漲浮橋
斷搭漁舟次第得渡三月初一日北兵破陽朔初九日到
劉仙巖下璉以初十日抵桂林城十一月北兵突至有數

十騎衝入文昌門直上城樓下瞰雷守公署矢注如雨式
耜方緩帶從容忽仰見城上鐵騎馳驟訝曰豈耶急召
璉璉兵悉兵散遣領糧一時不集璉方裸不及披甲挾弓
矢趨至城下連發數矢斃其二騎璉亦被射中臂拔鏃更
射又斃數騎騎奔走追之兵亦漸集乘勝奮殺連砍十餘
騎皆敵中號為衝鋒破陣者敵氣奪遂大奔追殺數十里
北兵退屯陽朔桂林以全是時定蠻侯劉承胤從武岡州
入衛頗尊朝廷惡王坤弄權疏逐之面叱周鼎幹仰寺宦
鼻息不為禮聞桂林有警卽遣勁兵千人赴援兵未至而
敵已敗退承胤以擁衛功晉封安國公未幾請封錦衣衛
掌衛事馬吉翔東司房郭承昊西司房嚴雲從伯爵以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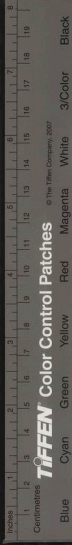
月十四日與璉兵譁鬪擊傷璉大掠城中而去雷守瞿式
耜檄誅為首者二十餘人疏糾承胤馭兵無律狀十五日
焦璉兵亦出城赴黃沙鎮北兵偵知林桂兵變復圖犯桂
大集平樂陽朔之眾號召土賊猺賊蜂擁而至璉聞知復
從白石潭回桂部署略定二十五日北兵薄城下營于文
昌門外時方積雨城壞敵百計攻之吏士皆無人色璉裹
槍披甲督諸將分門扼守副將白貴白王堅堵文昌門雷
守耜式用大礮擊殺數騎勢少却二十六日黎明璉與白
賢等未及蓐食遽開城出戰掩其不備擊殺數人千自辰
抵午璉呼曰兵腹枵矣奈何式耜急括署中米蒸飯縫城
下分哺再戰日晡雨未息收兵明日復出戰士戰氣百倍

扈駕之勞于是吉翔封文安伯承胤遵化伯雲從清江伯
御史毛壽登駁叅金吾無矢石功何得援邊鎮例晉五等
給事萬六吉御史吳德椿繼論之吉翔等疑壽登疏出徧
修劉湘容指鼎澣復造蜚語為卓董灌汜之語以激怒承
胤承胤訴諸上逼上立下廷杖有旨傳壽登湘容六吉德
椿于行在午門外承胤復劾為申救得免皆奪職承胤與
吉翔內外交結益跋扈不可制要上幸武岡瞿式耜屢疏
爭之其劾杖壽登等四人者亦以四人主還蹕之議也及
是聞桂林之捷恐粵西漸安上將返蹕桂林遂以四月
日劫駕移蹕武岡州改武岡為奉天府政事皆決于承胤
矣而承胤前所遣援桂兵在城與焦璉兵主客不和于五



北兵大敗盡棄甲仗而奔副將馬之驥隔江復發大礮助其聲勢遂乘勝追擊數十里斬級數千初北兵分路一粟木嶺來不知其前兵已敗馬之驥聞之疾馳渡江來登岸敵爭擊之驥運槩大呼連斃三人皆奔竄復追殺二十里而還自是北兵胆喪不敢復窺桂林矣璉驍勇敢戰得士心久于桂受畱守國士遇故桂林賴以再全捷聞封璉新興伯式耜力辭不允再疏請返蹕全州不報上在奉天召部右侍郎嚴起恆為大學士同吳炳入閣辦事起恆紹興人崇禎辛未進士初任廣州府知府以廉能陞衡永道崇禎十六年獻賊躡湖南官民逃散獨公守永不_去諭門吏早暮鼓吹如常永人恃以安去者斬返賊退永獨全上

卽位加戶部右侍郎督餉湖南餉不匱至是召入行在為東閣大學士為人清介和惠雖非戡亂才然一塵不染頗為藩鎮所畏服河南流賊曹志建等十數人營相率來歸封志建保昌侯晉何騰蛟總制駐衡州巡撫堵胤錫駐長沙聲勢頗振是時湖南有章北院每與山華亭人由沅陽知州累官至巡撫奉命經理湖北人呼為章北院云有章北院行若年避難雲間章公脫身沅陽還人言洵洵匪不得翻然投軀者馬革天子親征駐湖南賜公節餼何遠憐今何雄駱騎生馬挽強弓身先士卒節親稱職身死人焦璉既屢戰勝隨于八月初六日率兵直取陽朔下平樂叛將李明忠據潯陽以瞰柳聞之宵遁陳邦傅亦由賓州柳州出復潯州次復梧州全粵粗定畱守式報復具疏請桂林奉旨擇日返蹕而北兵已陷長沙由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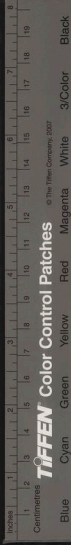


慶直趨行在二十五日突至奉天城外上奉兩宮踉蹌斬
關出從閒道達靖州界百官星散大學士吳炳被執死馬
劉承胤舉城降後聞北帥惡其賣國不忠回至漢陽府斬之扈駕叅將謝復榮
以兵五百人斷後與追騎戰死于王家堡上遂由靖幸柳
道出古泥總兵侯性司禮監龐天壽率舟師五千迎駕會
天雨泥諱乘輿服御沿頭散失宮婢內暨昏狼籍雨中饑
困不能興性預飭行宮盛洪帳凡御用器物悉備中外陪
駕者僅百餘人所需無有缺乏之上大喜太后請于上面封
性商丘伯以天壽代王坤掌司禮監印上次柳州

初北帥李成棟盡銳而西直抵平樂桂林勢甚危會粵
東余龍兵起龍故江上盜有眾萬餘出沒甘竹灘廣州

陷建義者多歸之其勢益張焚北船于東莞遂突廣州

北撫佟養甲堅壁不出檄成棟還師禦之兵部右侍郎
張家玉舉人韓如璜起兵攻東莞縣令鄭霖開門以應
已聞成棟且至遂棄城以舟師屯杜滘村遣張元瑩陳
瑞圖奉表行在進家玉兵部尚書兵科給事中陳邦彥
亦起兵于高明使其門人馬應房以舟師圍順德李成
棟既破余龍遂趨順德應房迎戰敗死成棟移兵破杜
滘村韓如璜死之家玉引兵入新安成棟圍新安復棄
城走博羅遂據博羅七月大學士陳子壯起兵九江村
與陳邦彥共攻廣州初邦彥約城內諸降將為內應期
以是月之七日三鼓內外並起子壯先期以五日舟師



薄城謀泄北撫佟養甲捕諸內應者悉誅之發巨礮擊
舟舟燬兵退北風大作養甲乘風追之子壯大敗于白
鷺潭成棟亦自新安至于壯退保九江又棄九江入高
明與監軍道麥而炫知縣朱實蓮嬰城固守邦彥亦退
會清遠指揮白曹燦反正邦彥率師赴之成棟用
四姓賊鄭昌等為導至高明發礮破其城殺朱實于南
門樓子壯而炫皆被執成棟遂圍張家玉于博羅城破
家玉復走增城急攻之成棟救增城內外夾擊之家玉
敗火藥盡乃與諸將痛飲夜投濠死將士數千人皆死
無降者子壯臨刑罵不絕口養甲寸磔之分其骸散
置各郡城樓遍召廣州諸紳坐堂上觀其受刑以懼之

麥而炫從死而家首玉亦至東莞李覺斯與家玉有仇時
在坐請審視恐為所欺養甲曰視此貌清正固是義士必
家玉也未數日成棟破清遠陳邦彥率兵巷戰力屈赴
水北兵鉤出之與總兵曹天奇同檻送廣州既至亦大
罵而死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事雖不成然義旗並舉
牽制李棟使不得西上而桂林武岡間猶得從容駐蹕
者三人不為無功也子有休陳張二忠詩寸磔常山
戰身空死報國無能志已酬事轉遭孤膽畏害屍分列
郡堂全收嶺南反正果克戮底事忠臣尚書生殉國遺
從猶南兵烏合所知無濟西幸安聽正有功冊生奸國勇
舊恨南兵烏合所知無濟西幸安聽正有功冊生奸國勇
迥公頭燕京初陷公獨大罵孝賊賊義舍之太翁以公
功封增



九月上柳州在雷守式報再疏迎駕極言粵西山川形勝兵馬人心俱有可恃年幸豐稔飛輓有資上遣閣臣嚴起恆詞臣劉湘容至桂林與式報酌量移蹕事宜督師何騰蛟亦至忽南安侯郝永忠率鐵騎萬餘人自湖南來百姓震駭復與焦璉兵主客不和會宜章伯盧鼎亦至自楚兵勢稍壯騰蛟遂率鼎璉等與永忠分汛防禦桂林以安而柳州叛將覃鳴珂與守道龍文明構釁攻殺幾至犯駕上幸象州十一月北督佟養和率兵犯全州灌陽騰蛟式報集永忠璉誓于神刻期出師又命盧鼎與滇帥趙印選胡一青等分路駐全北兵至合擊大敗之追殺三十餘里斬首千級奪馬三百餘匹養和僅以身免諸將連營而軍亘

三百里北兵退式報復請駕還桂林十二月初五日上自象蹕桂太后及兩宮俱駐南寧府先是七月司禮監龐天壽奉勅至桂催兵下梧州久雷桂王坤旣被劉承胤逐因緣馬吉翔復入自武岡至柳至象票擬皆出吉柳手也及至桂始歸諸內閣閣擬復多改票式報力爭之不能得是時騰蛟督諸將列營永福而璉與永忠兵益不睦璉走平樂永忠壁興安



所知錄
永曆二年
永曆二年戊子正月上在桂林敘元年全州功晉封騰蛟
世襲定興侯柱國太史師兵部尚書諸將周金陽熊兆助
馬養麟各與掛印滇帥趙印選新寧伯胡一青興寧伯王
永祚蒲縵各與掛印焦璉晉封新興侯二月二十一日報
北兵前驅至靈川二十七日郝永忠與安被襲急奔回乘
夜逼上移柳州式報請侯督師騰蛟報至不聽嚴起恆請
遲至天明方五鼓乘輿已發矣永忠放兵大掠適滇營兵
亦自靈川撤回城中煙焰彌天兵刃相加不辨主客公私
塗炭朝士皆被戮辱式報亦被劫入舟行三日放回泊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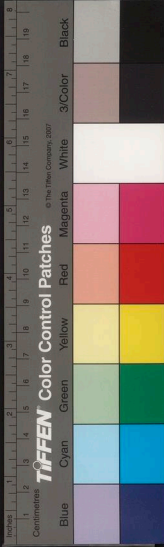
木巷遇刑部侍郎劉遠生給事中丁時魁請式耜下陽朔
催焦璉入援先遣一吏入城息煙火收倉儲餘粒草糧分
路四發俾遠近知雷守在也于是焦璉自平樂馳入桂楚
鎮周金湯熊兆佐滇帥胡一青聞變督至督師騰蛟亦提
兵自永福至北知傾知桂林兵變乘虛襲桂直抵北門式
耜守城騰蛟督兵三面出胡一青領滇兵出拱極門周金
湯熊兆佐領楚兵出武勝門焦璉督師出文昌門璉纔遇
敵卽奮臂大呼諸將軍看璉殺賊單騎橫矛直衝敵營敵
圍之數重璉兵左右奮擊敵散而復合者數次璉部將劉
起蛟見璉被圍大呼殺入與璉合連砍數十人貫其營而
出趙興白貴以銳師四面急攻之皆殊死戰滇楚諸營又

從旁夾擊敵不能支遂敗滇帥胡一青從東來奮擊復大
敗之一青騎翦鬃馬敵呼為牛遇之輒曰避騎牛壘子為
人短小便捷馬上騰擲如飛善用鐵標槍于十數步中取
人百發百中馬疲斬一敵躍上其馬以馳與璉追殺二十
里北帥隨馬幾獲遂北渡甘棠遞去雷守于北門待督師
還並轡入城三月二十二日事也當永忠之亂監司府縣
俱闕散百姓逃匿山寮間是時諸軍列營據江日需米數
百石無所出式耜多方撙括得升升往得斗斗往督師計
升斗分給士卒食久之民皆爭出樂輸餉大足督師乃得
率諸帥出嚴關與雷守交相勞苦復交相慶也上以三月
初十日至南寧扈蹕者大學士嚴起恆錦衣衛馬吉翔兵



部尚書蕭琦給事中吳其需洪士彭許兆進尹三聘七人
耳至是式耜乃上疏訊行在所候上及三宮起居上始知
畱守無恙桂林復全為之位下下詔褒賞慰勞有加五月
二十七日督師復全州其報捷疏有曰為皇上以信臣用
臣者式耜一人也先是四月初一日皇子生聞粵東有反
正信而江右金聲桓臣反正疏至金聲桓本寧南侯左良
玉大帥既降北用為江西提督副將王體仁本驍賊受撫
者兵最雖強聲恆忌之乃與其部將王得仁深相結併結
帳下健諸兒以計殺王體仁用得仁領其軍駐建昌幕中
曹子悅信豐人也每勸得仁反正聲桓幕客莫遵周陰與
子悅同謀有黎士彥者善撰偽勅印因南昌紳矜萬翔以

通于二客兩帥猶豫未決會御史董某巡按江西貪虐索
取得仁家女樂得仁憤甚遂以正月二十七日殺御史舉
兵反聲桓稱豫國公得仁稱建武侯皆士彥勅印偽封也
遣人齎奏行在至是始達廣東提督李成棟自負有取粵
大功一旦以佟養甲為總督受其節制意不平亦懷異志
念家屬在江南遣標將范承恩潛往松江以計迎取侯至
粵然後舉事值聲桓已定南瑞撫建諸郡路阻承恩回密
致聲桓蠟書時養甲現知上在南寧檄成棟兩路進兵一
從連州入賀平取桂林一由高廉襲南寧又撥水師五千
駐梧州策應成棟辭以無餉觀望不進養甲趣藩司卽行
措辦署布政袁彭年先以庫存八萬兩付成棟養甲不知



也三月十七日黎明成棟密令兵齊集教場誨言無糧欲
為變自詣總兵督請養甲親出撫輯養甲出城鐵騎布滿
城外馬步五萬餘擁之大噪成棟先取其總督印握之三
軍謹呼同時割辦養甲亦自割辦卽時出榜以反正曉諭
吏民用永曆年號檄各屬郡縣改復衣冠粵東十郡不半
月而底定廣西巡撫耿獻忠于梧州聞信亦率所屬割辦
投誠先遣官至南寧報知東情事舉朝未之信也成棟于
是遣官進賀表具疏迎駕原任廣西巡撫曹燁高雷巡撫
洪天擢俱從成棟軍前來朝成棟命部將羅成耀帶甲士
五千迎駕潯州封成棟廣昌侯諸將俱與挂印表彭年耿
獻忠洪天擢曹自燁張鼎調等卽行擢用

或云成棟取兩廣收印信數千人類獨取總督印密藏
之一愛姬揣知其意勸舉事成棟撫几曰如松江百口
何成棟帥松江時帑孳在焉丈夫不能割愛乎請先死
君前以成君志遂自刎成棟哭曰我乃不及一婦人乃
與袁彭年張調鼎謀輦金賂要人以取帑孳之在松江
者將發而金聲桓以南昌變聲桓方攻贛州贛帥高進
庫求援于粵養甲命成棟率兵出嶺檄藩司袁彭年給
餉八萬金彭年故不發以餉匱辭成棟因候餉不行時
歲大旱羣盜滿山成棟陰結其渠魁為用謂養甲曰贛
且暮且亡粵又寇深如此嶺外決不可保且彼聲言求
復衣冠耳盍姑許之以靖亂乎養猶豫不決羣盜日逼



城下呼聲動天地養甲出示安民成棟請權停順治年
號養甲乃于榜尾但書甲子成棟既得此榜隨出示直
書永曆二年養甲見之愕然然業已無如何兩司官因
諷養甲以印授成棟成棟下令兵民即時解辦而以所
藏總督印印表文上之然某所聞于反正諸公者實不
然也

五月上命所司修葺興陵

帝端皇也六月上至梧州謁興陵

上躡梧州晉封成棟惠國公總兵杜永和江寧伯副將楊
大甫樂安伯羅成耀寶豐伯董方策宣伯郝尚久新泰伯
張月博興伯閣可義武陟伯佟養甲雖係滿人順正不撓
亦封襄平伯成棟迎駕東幸桂林畱守瞿式耜力請幸桂

令簡討蔡之俊給事蒙正發先後入迎時東勳寺反正功
高挾上以不得不東之勢上遂由梧入肇成棟迎于百里
外儲銀萬兩以備賞齋八月癸巳朔上至肇慶以肇慶府
治為行宮成棟釋甲曹肅冠裳入見上出語人曰南面坐
者真天子某見之不覺頓首至地矣詔贈陳子壯東閣大
學士吏部尚書增城侯諡文忠張家玉少保武英殿大學
士吏部尚書增城侯諡文烈張父尚存以增城侯爵降見陳邦彥兵部
尚書諡忠愍時六部九卿臺省員缺輔臣嚴起恆請補用
反正諸臣准依恩文朝原官鋪銓補勅召舊輔臣黃士俊
何吾驎原官入直以袁彭年為左都御史洪天擢為吏部
左侍郎耿獻忠為戶部左侍郎曹燁為兵部左侍郎張調

南昌已被北兵圍困三月矣初金聲桓王得仁反正疏至
勅書慰勞改國豫公為昌國公建武侯為繁昌武侯兩勳
不悅識者以昌于文為兩日私慶兩勳之不能久也一時
海內響應乃不及乘勢東下直取江南聽江右迂儒謬計
以寧庶人起兵不破贛州卒貽後患因併力攻贛州久之
不下而北帥譚大乘虛襲南昌始舍贛州還師退保南昌
南昌兵頗盛每出戰勝負相當後為奸僧所紹釋時日決
戰于是閉城自守北兵乃益築壘掘深塹圍合求出一戰
不可得矣七月惠國成棟提兵三萬度庾嶺攻贛州以救
南昌軍甚盛贛州守將高進庫偽約降其實堅城以綴惠
國之師使南昌坐困也惠國信之遂還軍嶺上

鼎王芋等俱列卿寺兵科給事吳其需疏言反正乃成棟
功于文臣何與躡居卿貳爵貴太濫有傷國體不報成棟
陞見後大治宮闕于廣州城吏部侍郎吳貞毓疏請上幸
廣城刑部侍郎劉遠生入朝會成棟適自嶺還方修行宮
逆乘輿上命遠生勞之遠生與成棟有鄉里誼因謂成棟
曰天子天下之主也爵賞征伐世自天子天子又與天下
共之若在此則爵賞征伐人疑天子必有私隱令寄政不
可不嫌也且江廣同時反正六司當不日下金陵上不返
桂林猶云直從南從詔出江右耳若幸廣城則示天下以
苟安之局矣成棟曰善遠止其役第加繕肇慶府城為寧
蹕之地有士人獻白玉一雙皆方廣盈尺云漁人得之于南海上命製成璽文曰皇帝受命之寶是時



某以九月初旬度嶺至南雄遇督餉侍郎張調鼎于南
雄守坐上予言贛州必不降去城三十里每一騎出搽
糧三石捕村民輸入城日以為常志在堅壁清野無降
意也宜以大兵駐南安聲言攻州惠公從間道趨南昌
解金王之圍是為上策調鼎以語成棟成棟咲曰書生
何所知其降書方雪片至寧有疑也耶已竟不降而成
棟還廣州某有過嶺與張大羹談虔州事詩虔州亦
是咽喉地天下謳吟全與王受困五月圍不
解後師只略嶺南強我聞章貢頗有固堅壁清野還贏
糧疑兵綴之時可擊且出間道趨南昌

十一月初一日督師何騰蛟率保昌侯曹志建宜章侯盧
鼎新興侯焦璉新寧侯趙印選克復永州殺其鎮將余世
忠巡撫懋李祖永州堅守歷三月前後大小四十六戰殺

傷過半所存羸兵不滿千糧盡咽糖噉草初食馬繼食人
城中婦女老弱皆食盡城破之日掃灑官署所剔婦人陰
棄不食者出之計十五石初五日監軍御史余鵬起職方
司主事李甲春領兵復寶慶兩郡捷音同日並奏軍聲大
振二十九日督師露布至恢復衡州又據忠貞營李赤心
捷報已取益陽直抵湘潭于是瞿式耜密疏請上西幸有
云天下大勢在楚不粵在粵東三面險阻易入難出臣不
敢爭者以勲臣成棟一片血忱方以為江右聲援一旦拂
其望幸之心何以勸忠令衡永恢復游魂東竄粵西之背
愈厚贛州負固江圍未解粵之齒尚寒在成棟宜奉皇上
去危就安既無內顧可畢力以圖贛而從楚師得萬乘親



© The Color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賞不宜濫文武職掌各宜分言官直氣宜獎進內臣衛臣
 不宜干豫內閣機務蓋有所指也馬吉翔銜之輕儒再出
 嶺有忠宣伯者係隆武朝呂封醉後職之凡各郡勅使俱
 被撤回又嚴禁舉義尚書揭重照出嶺以違禁中與略再出
 新附者力戰得免瑞州雜詩考公雅負中與略再出
 關功未成極氣室徒援與國銳師何故挫堅城須沈辭迎
 難測戰杖相聞敵莫輕整暇不敵防燕飲底須自難迎
 儒生元或杖借書虛聲冒封恩濫誅無罪使成棟出
 大敵驍騰或可借書虛聲冒封恩濫誅無罪使成棟出
 官多微有名過嶺尚書旌節幸逢銅馬脫餘生
 以其子元胤雷行在錦掌衣衛事與聞朝政是時粵東以
 反正敘官者滿朝列惟從蘇觀生擁立唐藩者禁錮不用
 如顧元鏡以布政使于上監國時擢為戶部侍郎唐王立
 身附觀生入相北兵至首先迎降諸反正者極嘗其醜
 然其中亦有賢者皆從此廢謂之紹武一樂元胤本姓賈
 河南人成棟養為己者子固與袁彭年交善彭年益引其
 同鄉丁時魁蒙正發及陝西劉湘容與同決事會給事金
 堡服闋自湖南赴行在湘客令元胤折節與交交日密朝
 士中不異同漸有党人之目



封公兩人侯此
辭朝延庶不冒是時胤錫已加制輔銜與馬進忠爭禮有
隙胤錫陰入薊薇赤心從夔門徑抵常德欲合進忠讓城
屯其老營未至常德百餘里胤錫先至與進忠椎牛歃血
盟誓同獎王室進忠心知其謀終盟無一語盟訖入城即
命起營盡驅百姓無老弱悉出城因縱火燒城中屋不遺
一椽遂空其城而去直走武岡寶慶守將王進才聞之亦
棄寶慶走各郡鎮帥莫不聞風驚潰忠貞營所至得空城
旋亦棄之而去東趨長沙是時督師駐衡州奏入朝議令
讓衡州與忠貞屯駐老營即促其由衡出茶陵往援江省
諸帥皆由寶慶進取長沙詔未至督師已檄馬進忠由益
陽抄出長沙下截北來援兵期諸將盡集長沙城下身往

巡撫堵胤錫白同督師騰蛟入營招撫與有舊而馬進忠
者亦降寇素號混十萬既降封武昌侯隸督師麾下元年
秋常德陷進忠退保永定于二年八月與北兵戰于麻河
大捷斬首七千餘級恢復常德封鄂國公子有麻河捷行
錄其戰甚悉按竿述之
中興馬侯古精忠監軍毛壽
利虜騎驍騰萬馬難將軍滿堂骨生英風見日初戰兵不
上公毛生夜述河戰下令盡隸國驍馬短刃禿禿來爭功
麻河岸高虜可構人死及奪不間門取虜營如雷將戰
兵呼至能禦可構人死及奪不間門取虜營如雷將戰
大及夜半虜營已空軍門既奪營如雷將戰
月及夜半虜營已空軍門既奪營如雷將戰
河及夜半虜營已空軍門既奪營如雷將戰
殘魂何處落三軍宿胡空軍門既奪營如雷將戰
相從初吐石聲哭將軍宿胡空軍門既奪營如雷將戰
西有滇帥胡將軍權鋒三箭破虜先我聞桂林今無正積弱
人多推第一勳諸將紛陷虜中聞時竊位何足道馬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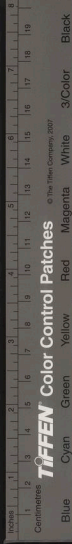
忠貞營邀之入衡聞其兵已東隨尾之趨湘潭湘潭空城也督師標兵六千人聞往迎忠貞恐其所襲昏不肯隋僅從隸卒三千人以往于時馬進忠等業奉檄前發聞督師輕身往遣部將宣威伯楊某追護之未至而忠貞營亦不守湘潭是時北兵乍退長沙孤懸胡外城崩三文我軍壁長相聞者烽火相望北將徐勇計且不守矣一日以輕騎數百出城偵探徑至湘潭問知城守無兵僅督師一人在焉遂入城率其諸將羅拜勸降勇敢督師標將降北者也督師大罵遂擁之以去既去楊某始至城已為北兵所守急入城求督師凡七出七入不得最後出至橋遇伏兵矢中其吭遂自擲于橋下以死北兵尋亦大至進忠等聞

之皆退而忠貞營潰走臨武藍山由懷集賀縣闖入粵西沿途肆掠衡永柳桂皆為蹂躪矣督師遂死于長沙死之日城外內兵民皆為之舉哀蓋正月事也滇帥胡一青等亦棄永州西還凡已收復各郡縣從此復陷報至行在震動上輟朝哀臨予祭九壇贈騰蛟中湘王予有悲湘潭詩南空湘潭城中失相公舉朝變色摧天柱白日慘淡五行宮往時百戰不足論即今運棄垂成功可憐日慘淡五行頭童齒豁一老翁銅馬百戰運棄垂成功可憐日慘淡五行危顛覆誰用風赤手空口驅羣虎南湖北帝釜中諸雲心勞計轉誤忠貞兵未互疑懼營德燒殘寶慶走諸將旗旗挽誰住長沙城壞無登人孽虜將奔守復固我兵潰走門東相衣冠廢能識權去羅拜聲如雷大罵不絕相公城死但見長沙城中虜舉哀功名事長已矣忠臣義士胡為哉君不見忠貞兵過蒼十三日吏部給事中丁時魁等率梅界堵公雙旌道馬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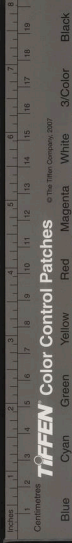
科道十六人入朝免冠繳印于內閣而出閣臣朱天麟罷
初金堡赴行在將有建白過桂林以示畱守畱守令至肇
與劉湘客酌之疏叅八款李成棟陳邦傳龐天壽馬吉翔
皆在兩叅湘客削去其二去李而用陳去龐而用馬封上
一時風采赫然補兵科給事中嘗成棟未反正時邦傳潛
通降啓心鄙之及是爵位相等甚恥與噲等為伍得堡疏
大喜故元盾交益密實不知成棟初亦在叅中也予有瑞
州詩
給事趙鼎更生筆削果虛公金吾奉主宜無過州尉從
龍信有功多難未須增水大一隅辰用判西東向來本木
元勳志與同謂是時袁彭年掌都察院事劉湘客以詹事
兼副都御史丁時魁掌吏科蒙正發戶科金堡兵科五人
終日聚會國是由其主張諸不得志者目為五虎以元盾

為党魁云吉翔陰鷲被堡叅略不為意邦傳憤甚上疏言
堡謂臣無將無兵濫冒封爵請即遣堡為臣監紀以觀臣
十萬鐵騎且言堡昔為普臨清知州降賊受官逃回今自
湖南來為北人間諜云于時閣臣在直者嚴起恆與朱天
麟天麟得邦傳稱撼几大笑曰金道隱善罵人今亦被人罵
倒耶道隱者堡表字也遂擬票金堡辛苦何來朕所未悉
所請監紀著即會議其謂辛苦何來暗用杜子美辛苦賊
中來語耳于是時魁等入閣大噪曰堡論邦傳請監紀即
令監紀堡又論郝永忠若永忠請其首亦即與之耶遂相
率趨殿陛下免冠走出上聞大驚諭諸臣照舊供職天麟
亦上疏自陳即日引退二十八日召趙舊輔黃士英何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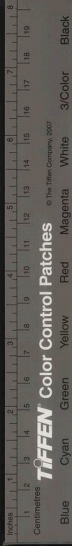
騶赴行在吾騶自閩逃回成棟破廣州卽薙髮出降與成棟相得甚歡令修粵東志阿諛新朝為粵人所嗤元脣素執禮門下故力薦出資固在士俊前及至用為首輔物議不平臺省無有言者行人司方祚亨太僕寺丞張尚都察院經曆林有聲相繼伏闕極詆之皆奪職去子有端州稷危久不傳諸君高會慶新未知南粵將軍貴祇詞西國公德藉激切彈文出散員回首神京直北看天鵬數郡豈偏安比開政府頻虛席何事官輒免冠國法未嚴臣節見道神祖竊恐恩寬節今典制已吾騶與司禮監夏國祥交通為堡所忝不安其位未幾亦引病去士俊為首輔同起恆入直起恆每事持平多不慊五人意又與天壽吉翔皆從龍共事久兩人亦于起恆無將時魁等輒指為邪党起

恆亦不以為意三月初七日惠國成棟凶問至併聞南昌以正月陷先是成棟于正月再出嶺攻贛州駐兵信豐是時南昌已破金王兩勳俱歿贛州勢益壯我兵益孤二月北兵自南昌沂流援贛直趨信豐諸將欲拔營歸成棟不可會天久雨其夜成棟坐城樓上召諸將議事則去者已大半矣成棟莫能禁慷慨歎命巨觥痛飲誓死城上左右挽之上馬渡河河水漲馬力弱又已大醉中流人馬俱沈三日後人見有環甲抱鞍植立水中者始知成棟死也中軍杜永和挈其印先歸餘將皆全軍而退子有悲信豐外虜來急將軍勒馬城上立黃昏對酒坐城樓諸將言事郵敢入酒酣掣劍不鳴麾下盡無人聲夜半斬關諸將走誰扶將軍上馬行城外水深雨如注將軍馬小不得渡馬聲漸沒將星沈親吏相隨誰相顧偏裨左右盡歸來



獨少將軍馬回關門畫閉烽燧絕天子震悼舉朝哀
君且勿哀軍中收得將軍印元帥牙門昨已開
詩信豐城敗惠國亡胡東來勢頗張白旗八桿南
始開正月失南昌將暗飛敵城畿坐守驍虜圍
萬戶人食盡阮整百道烏難敵飽城畿坐守驍虜圍
耐戰金公赴水氣如生王侯劍首色不出容兵雲集來何
師縱有援師來亦遲兩敵兵自不聞兵義非同謀
去年攻虔祇自獎言兩守城墮虜計又分兵犄角非湖東
何為一城生困與俱焚使我不百姓無故無碗蒼巖北城初
反正多其奈城中人奈何報至舉震驚元盾入見上
古來多其奈城中人奈何報至舉震驚元盾入見上
力辭仍以錦衣衛提督禁旅追贈惠國公為寧夏王諡忠
武子祭九壇同時贈昌國金聲桓為豫章王諡忠烈督師
騰蛟為中湘諡文烈杜永和等既回廣州上手勅遣戎政
侍郎劉遠生往慰以遠生為諸將同鄉素所親信欲因是

用之總督軍務比至廣州永和已重賄諸將共推為雷後
居然坐軍府開印行總督事矣永和雖稱總督諸將實不
用命惟賄是求不復有出嶺之意端州謙詩 乍表元戎 舉國悲 軍中 西後 早相
推節慈闈帥權旁落虛天王政下移諸將比肩輕節賦
同官屬目梅旌麾紛紛割據知難問從此關門不用師
方忠貞潰入粵西時堵盾錫追之不及隨兵千餘人從鎮
峽關入粵駐關防守者保昌侯曹志建也有宗室朱謀聖
在其營謂志建曰此必忠貞欲襲關堵乃前道將謀為內
應耳志建信之又語堵曰曹公甚疑君奈何堵不謂然遂
解甲安寢志建發兵圍之盡殲其家堵父子逸去復騎追
百餘里有何貢生雷宿寨上既去曹知之破其寨殺掠一
空堵晝伏夜行狼狽達梧州上遣閣臣嚴起恒詹事劉湘



客至梧安插忠貞會忠貞已越梧而南由潯入橫矣適遇
盾錫至遂載還行在盾錫入遂與吉翔合欲激忠貞東來
與東諸侯搆覺李元盾知之大言曰我輩做韃子時集不
來復廣東今反正後乃來爭廣東乎且皇上在此他來何
為盾錫計沮初忠貞于懷集賀縣富川一帶劫殺甚慘上
命兵部侍郎程岫前往宣諭中道遇害其家人赴法司訴
係封川守塘官張祥指使祥元盾部將也元盾恐岫召忠
貞入行在故有是變廷論莫能決端州謀詩中丞本意
趨祇怪兵烽府嶺嶠何國使節表崔符表馳驅未遂還朝
志滿瀆輕捐報主軀縱使官途多異謀無端發計未應誣
及忠貞棄梧入潯陳邦傅獻女于高必正結好從忠必正
提兵入桂畱守知之疏請以粵西全省糧分給諸營勲使

使無侵擾邦傅計不行盾錫移留守式報書云上有密勅
東人握君掌上一朝不戒生劫入舟朕不復有中土之望
惟卿與瞿先生圖之式報大驚謂此決非上意乃曆書四
年朝政並諸勲人品邪正始末與盾錫別白言之毋挑東
激西以興同室之鬪上聞特發手勅取盾錫原書併所奉
密勅務窮究其事式報恐別生事端以業付諸水火為對
力解釋之乃罷盾錫初恃吉翔援擬入朝卽用輔政及是
上頗不悅丁時魁金堡等復疏其喪師失地之罪楚人怨
之尤深遂不見用端州謀詩中丞本意
一舟孤戎機誤國休輕鎮圖赤地魂銷千里恨滄江官封
事激中湘遠滿天隅忠貞部曲駐施州躍馬爭衡城全
相謀江上勢方成破竹穴中關忽起諸侯三年百戰城全
棄五路連營兵已收湖北湖南皆赤地蒼梧象郡迥生愁



諸公亦是濟艱材曾撫荆南萬馬回心恃舊恩兵可用
疑生諸將志先反檄援江右無時去圍困長沙竟不聞試
聽楚人終夜泣招是月雲南孫可望遣官楊畏知龔彝至
魂千里為誰哀

行在請封畏知陝西人崇禎庚午科解元原任畢節道與
可望戰被執可望親解其縛遂以為巡撫重禮之彝雲南
人崇禎甲戌進士原任職方司主事初獻忠僭號四川有
養子四人皆封王長孫可望為平東次李定國為安西次
劉文秀為撫南次艾奇能為定北獻忠敗死可望等率其
眾奔貴州入雲南值臨安蒙目土司沙定洲亂黔國公沐
天波走永昌可望討平定洲復省城迎天波還去其偽號
稱將軍遂據有雲南可望長稍通文墨位固第一又艾奇
能為貴州鎮帥皮熊破擊死其將馮雙禮主其營事可望

以術籠致之遂兼兩部浸欲自大而定國文秀素與比肩
不聽約束故可望乞封朝廷謂封爵出自天朝者為真主
而向所稱號皆竊也思得借此以駕馭兩雄使受已節制
本意不過仍平東舊號而已于是給事金堡引祖制無異
姓封王例連上七疏朝廷重違其言有宗室朱議叅堡
把持誤國疏亦數上畏知曰朱君謬矣給事是言是也給事
引祖制以爭使滇知朝廷有人皇上破例特封之使滇知
朝廷特典不更感恩乎貴陽鎮帥皮熊遵義鎮帥王祥皆
疏言可望名雖嚮正事非革心朝廷毋為所愚廷議久之
不決

端州雜詩 春王朔未出關門喜見滇南使叩關請
附心知天命在七封名仰聖朝尊漢家故事須廷議
明主權宜有特恩史記功臣

多賜姓何難破例與稱藩 畏知又曰彼意不過欲駕出



兩雄上耳今既不予王爵則以晉上公而爵兩雄以侯使
等級有異彼意亦愜矣于是定議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
宗定國文秀皆封列侯差大理寺卿趙煜為冊封使同畏
知彝齋勅往自三月入肇至八月始離行在滇之請封者
正使畏知副使彝而外有武弁二員潘嗣榮焦祇今護
送兩使不見朝也盾錫知朝議不允滇請陰欲給滇約二
弁至七星巖設席歃血與盟次日邀朝士飲堡遂面結之
且責曰滇與忠貞皆國仇也厥罪滔天公大臣偏欲與此
輩交結何意盾錫失色徐曰某辛苦萬狀如君言全無功
矣堡應曰勞則有耳功則為何二弁亦在壁間盡聞堡語
盾錫大恨數日遂引疾去次于梧州趙煜過梧窺聞二弁

語不敢行知盾錫給有空頭勅乃就盾錫謀矯詔封平遠
王換給勅印以往端州謀詩諸將未慰勸梧州矯
咫尺聞謀啓賊正遜假借使煩屬國重給潯州鎮帥陳邦
紘卽今廟議何時決聖主疑夏氣與分
傅中軍胡執恭調知之與邦傅謀亦以所給空頭勅矯詔
往時忠貞據有賓州橫與潯偪邦傅思給結強援于滇竟
與執恭矯詔封可望秦王先期入滇或云邦傅執恭皆永
吉翔之密指也執恭遂由間道以四年正月先至滇可望
大喜騰黃布告受賀三日而畏知等以平遠王勅印至可
望不受云已受封秦王矣畏知曰彼偽封也因命執恭與
面質執恭曰彼亦偽封也行在所封景國公勅印具在可
望大怒遂辭勅使下畏知及執恭于獄別遣官到行在請



旨四月 日上御經筵初畱守式耜屢疏請開經筵薦
詹事劉相客為講官至是乃解副都兼銜與詹事黃奇遇
同直進講然彭年時魁等每有建議必決于相客後行彭
年所持者正綱紀慎名器其實祇爭體統重資格而已相
客好言典制然其所習者皆先朝陋規也相客諸生由薦
舉起家受知于畱守初以徧修兼御史繼以詹事兼副都
亦隨彭年等以資格繩人人益不服端州詩 故人賢鬚
未紆名 勳官庭宜早避官 兼清要豈長居 也初憂國熱心原
冷莫使交親跡漸疎同是布衣君東過從容聊任意何如
時魁頗招權剛很有氣習同輩亦不善其所為正發惟依
附諸公聽其指使獨金堡素負清直遇事敢言然性稍刻
不近人情筆鋒甚銳人頗憚之彭年先朝給諫有名譽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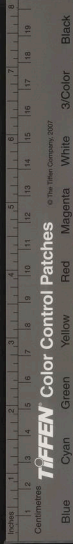
降北物望大減及總憲核資俸清冒濫不少寬假怨者尤
眾又每自恃有同謀反正功嘗爭論上前語不勝遜上責
以君臣之義彭年曰使去年此日惠國以五千鐵騎鼓行
而西此日君臣之義安在聞者咋舌由是上心不善五人
端州雜詩 霜嚴處 府 凍難攀 大諫 風裁 更領 班 便 殿 連
朝求 召 辭 秘 書 昨 夜 又 封 還 朝 廷 縱 小 名 猶 在 方 鎮 徒 疆
主 未 屬 底 事 辭 公 辭 大 彭 年 初 為 給 事 吳 其 雷 特 疏 叅 上
題 五 千 鐵 騎 勳 龍 類
不問至是有張述載者涇縣人原任江西瀘溪知縣以節
義自命至行在久不得官謂彭年輩抑之也于是伏闕疏
彭年罪或云司禮監夏國祥使之國祥為聖安幸璫入粵
新用事與述載同鄉能探知上意者故有是疏彭年自是
氣稍沮久之聞母艱李元膺疏請奪情不允遂解任僑居



肇慶城外先是朝士有東西之分自粵東來者以反正功
氣凌西人而粵西隨駕至者亦矜其髮未薙以嗤東人而
東西又各自為類久之遂分吳楚兩局主持吳局者閣臣
朱天麟吏部侍郎吳貞毓給事張孝起李用楫外則制輔
堵胤錫也而江右之王化澄萬朝雷德復蜀中之程源粵
東之郭之奇實為之魁主持楚局者丁時魁蒙正發袁彭
年彭年楚人然私粵不私楚陝西劉相容杭州金堡既與
時魁等合桂林雷守式邦亦每事關白居然一體矣至于
禮部尚書吳璟文選司郎中施召徵皆吳人吏部尚書晏
清楚人俱浮沈吳楚之間其不得為局中人者甚多如工
部尚書耿獻忠兵部侍郎曹煒吏部侍郎洪天權大理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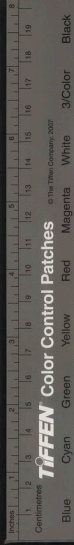
卿潘魯緯通政使毛毓祥廣東學道李綺雖與彭年同為
粵東反正而于楚人氣脈不通凡自湖南廣西隨駕至出
于督師畱守者大半歸楚吳人謂楚東恃元盾西恃畱守
實則吳亦內倚吉翔外倚邦傅特其蹤迹秘密不以時魁
等招搖人耳目耳六月惠國成棟喪至自嶺北元盾回廣
州治喪受弔上賜祭九壇事畢詔赴行在時惠國舊部董
方策楊大甫各據一鎮大甫尤驕悍不法至是入覲元盾
邀飲其宅即席稱詔斬之書所聞楊帥風聞已就刑天
正都尉陰圖似不經諸將疆深謀益狡異時倉卒詔難聽南陽問罪功非細即恐蕭牆禍未寧自成棟歿
庾闕不守聞北兵將有窺粵意粵督杜永和奏請寶豐伯
羅成耀出鎮韶州許劄南韶屬之要賄萬餘金始行

廣州樓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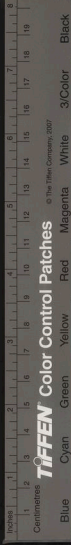
江旗影颺角聲喧南海牙高雷後尊秋至將驕誰出嶺
日高一開門有司心嚴王官賤文書愁幕府煩莫
怪總戎滌節制將軍原未識君恩實豐出鎮許分疆莫
錢幢麾擁道長鸞竊頗疑若錢歸來薛史刺量
第鐵輕難制節恐關門素不防巡撫海歸來薛史刺量
補本路道海道薛宮出巡未回有謀其缺者薛亮
同成耀去六月雷守式報疏題尚寶司承張同敬復原任
翰林學士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各路兵馬又題僉都御史
毛壽敦監督襄國王進才鄂國馬進忠兩路軍務皆奉旨
給勅印壽敦公安人前御史毛羽健子雅好讀書有謀略
能耐勞苦楚奇才也同敬為江陵相公曾孫以世蔭錦衣
衛千戶先帝時改中書科舍人思文帝愛其才敏特恩改
授翰林院編修累陞學士在武岡忤劉承肩任還任子職
至是雷守抗疏題復仍以知兵兼總督之諸大帥皆以所

舉為得人云同敬為人健瘦而髯有胆氣每出師輒躍馬
為諸將先或敗諸將奔同敬危坐不去諸將復還再與敵
持敵亦旋退卒以此全意氣慷慨詩文數千言援筆立就
年四十無嗣妻喪蕭然一榻而已時焦滇二營兵鬪焦璉
既受知雷守再保桂林遂以桂為老營滇帥久在督師標
下每赴援入桂與璉兵有主客之分多不和己而移璉駐
平樂陽朔元年冬湖南潰滇帥趙印選胡一青等棄永州
率其兵奔平樂又與璉爭平樂璉部將趙興于五月二十
九日治兵相攻興敗滇兵追至陽朔遇糧道王奕昌殺之
雷守式報引罪自劾請卹奕昌檄焦璉斬趙興以謝滇而
移滇老營駐桂林滇兵自是益驕不可用矣七月雷守式



邦糾舊撫魯可藻久駐平樂戀任不解旦既聞母憂日以
墨縷縱事但取錢糧不理兵馬致新撫余心度觀望不至
奉旨切責先是粵東反正信至可藻希冒昧躡進列銜自
署兩廣舊例東撫稱制兼粵西西撫稱撫畱守劾其擅署
官銜違制奉旨革職于畱守軍前戴罪立功內推太常寺
卿余心度為西撫可藻久不離任故再有是疏八月初一
日焦璉部將劉起蛟輕兵出全州深入重地敗績璉按軍
法斬之初畱守聞北兵漸退檄趙印選出全州楊國棟焦
璉分兵堵截開州海陽坪聞璉卧疾陽朔不即行其部將
張明綱劉起蛟奪勇爭行以全營疾趨興安而敗畱守疏
言起蛟貪功致敗法所不容但今兵驕將悍時獨肯身先

士卒一往不顧其忠義之氣有足嘉者請以其子職襲從
之九月初五日太監秦宗蛟自湖南返過桂林言辰嘗總
兵馬蛟麟有歸國心式邦疏請勅印命宗蛟往至則蛟麟
但修書報命而已初九月日監軍毛壽敦赴楚路經柳慶
為陳邦傅標下魯海虎劫掠一空式邦飛^報地方嚴獲賊首
追取勅書併鄂國營諸印信誥勅立提海虎置之法遠遁
稱快粵督杜永和入朝粵人黃奇遇郭之奇以小忿爭直
永和前為永和所咲朝士恥之十一月二十一日畱守報
稱王前進才劉之良于本月初四日恢復靖州又報曹志
建復永興耒陽二縣二十三日報馬進忠于十月二十七
日恢復武岡胡一青進屯東安直取永州牛萬才張光翠



兵逼寶慶軍聲復振是月上御文華殿親政

小詩恭紀

傳道文華殿君王政自為親同宰相決兼命諫官隨賜生香爐近還宮職性通聖朝機務密那許小臣知

是時史館之員誥勅多出中書上欲歸其職于翰林內閣
輔臣黃士俊嚴起恆奏請考選桂林畱守式紹疏薦部屬
臣某某等堪備館職上意特重科名于是禮臣黃奇遇等
議做唐宋開制科取士有詔廷臣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卿
貳等自舉其屬彙送吏部勅冢臣晏清會同禮詹翰諸臣
嚴加考核取及格者若而人其乙榜知未仕者亦與焉以
冬十二月二十四日上臨軒親試經菝之道論一道詩一
首取中八人授翰林院庶吉士官先是輔臣奏請詹翰臣
同入閱卷是日外廷密奏閱卷官頗通關節上聞即時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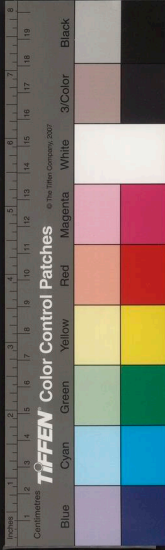
遣出獨畱兩輔臣宿文華殿宮中賜卧具內小監司飲饌
關防特嚴折卷日鴻臚傳齊各官侍班上出御文華殿輔
臣將閱過卷分上中下進呈折號上詔科道面舉請弊以
示至公且曰朕自即位來纔有舉是用此數人毋于用後
爾等又多言也每折一名御筆親為填寫折過六卷遽命
已輔臣再請三奏請更允兩卷合得八人俱改庶吉士輔
臣以諸臣有資俸深者引先朝推知考選例請援編簡上
云此朕特典與考選不同次早上親灑宸翰勅內閣吏部
朕親試中取劉蒞錢

楊在李來吳龍禎姚子莊余弘

猷楊致和等八員著即授翰林院庶吉士官特諭

臨軒曲

沐聖恩波詔選詞臣關制科格外即官印與試本朝異數
恐無多經經年庭議許臨軒今日真承聖主恩蒙筆曉



十二日一青兵方薄城下北兵銜枚疾趨遠出永州河外
一青不設備遂大敗是夜復被劫營滇將普明全軍俱沒
報至總督同敵馳赴全州檄武陵侯楊國棟駐全州策應
全州為粵西門戶危如壘纍卵北兵既解永圍不敢深入
者有曹志建兵屯龍虎關峽為衡永之左路馬進忠屯
兵爪里為武寶之右路兩相犄角也而除夕前一日北兵
自江西來者已踰嶺破南雄粵東門戶已失粵西亦勉強
支持而已

所知錄

永曆四年

永曆四年庚寅正月元旦上御行殿受朝賀初六日南雄
報至南韶守將羅成耀棄韶州走上將移蹕西幸召對羣
臣皆言車駕不宜輕動給事金堡御史彭佺爭之尤力上
命金堡同戎政侍郎劉遠生往廣州勅諭諸將將初欲棄
城航海為颶風折回始定死守計遠生與堡復泝流上清
遠聞南韶雖望風奔潰北兵尚未至也梧州雜詩 例耳
來詔聞藩鎮泣風聞海船回事變知天意馬吉翔自成棟
時危有將才長城真可恃駐蹕漫驚猜疏殿衛不得干機務大恚又與元脣共事外合中離急欲
上移舟棄東如履喉夏國祥趨上以初八日登舟百官倉



十二日一青兵方薄城下北兵銜枚疾趨遠出永州河外
一青不設備遂大敗是夜復被劫營滇將普明全軍俱沒
報至總督同敵馳赴全州檄武陵侯楊國棟駐全州策應
全州為粵西門戶危如壘纍卵北兵既解永圍不敢深入
者有曹志建兵屯龍虎關峽為衡永之左路馬進忠屯
兵爪里為武寶之右路兩相犄角也而除夕前一日北兵
自江西來者已踰嶺破南雄粵東門戶已失粵西亦勉強
支持而已

所知錄

永曆四年

永曆四年庚寅正月元旦上御行殿受朝賀初六日南雄
報至南韶守將羅成耀棄韶州走上將移蹕西幸召對羣
臣皆言車駕不宜輕動給事金堡御史彭佺爭之尤力上
命金堡同戎政侍郎劉遠生往廣州勅諭諸將將初欲棄
城航海為颶風折回始定死守計遠生與堡復泝流上清
遠聞南韶雖望風奔潰北兵尚未至也梧州雜詩 例耳
來詔聞藩鎮泣風聞海船回事變知天意馬吉翔自成棟
時危有將才長城真可恃駐蹕漫驚猜疏殿衛不得干機務大恚又與元脣共事外合中離急欲
上移舟棄東如履喉夏國祥趨上以初八日登舟百官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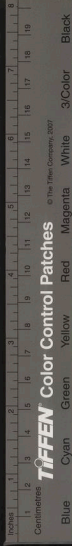
皇就道粵東人皆奔回惟輔臣士俊獨閣中不去上念其
年且九十不能從行勅令回籍俟亂定再召乃去袁彭年
亦請隨駕南陽伯李元胤奏曰百官皆去將委空城以待
敵耶上自西來今日仍歸西元胤留之恐宵人謂我有異
志一朝不戒生劫入舟至今思此語猶背負芒刺但廣東
一塊土臣父成棟立功於此殞命於此何忍棄之皇上若
猶顧念東土臣願留督肇慶一帶與江寧伯杜永和互相
堵禦以壯聲援此元胤之職也上遂發肇命元胤留守督
理各營軍務十三日解維過德慶鎮將安定伯馬寶領兵
扈駕軍甚容肅寶陝西人亦拔自職中來降者
頃恭順知禮好與士大夫交二月朔上
至梧州駐蹕水殿始聞北來者稱為平南王尚可喜靖南

王耿仲明二帥久頓江西吉安府未發潮惠道李士璉本
田仰中軍吉安人與潮州鎮將郝尚久密往投誠自陳迫
脅繳勅印受北官惠潮兩郡久為北有士璉悉以國情輸
敵督兩部餉接應北軍導之入關凡江右宗族依士璉寓
惠州者盡殺之沒其家執郡王十三人以獻北兵遂長驅
而進是時堵胤錫已歿戶部尚書吳貞毓禮部侍郎郭之
奇兵部侍郎程源萬鞞禮科都給事李用楫戶科事給張
孝起李日煒吏部給事朱士鯤御史朱統錮王命來彭佺
陳光胤等十四人合疏叅袁彭年劉湘客丁時魁金堡蒙
正發號五虎者把持朝政國上行私羅當死龍舟甫駐即
相率請對極言其罪奉旨下錦衣獄勅掌銜事張鳴鳳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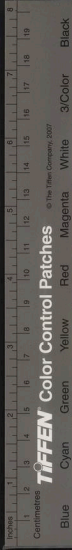
加鞠問獨彭年以反正有功免議閣臣嚴起恆請對不得
入跪沙濱申救不允先是有呂爾璵者為吉翔門下士冒
入臺班金堡劾逐之爾璵亦有疏奉旨堡駁叅人臣何人
也爾璵何人也以仁傑之袍賭昌宗之裘志士猶為快快
願且肆言無忌也甚論語甚不論惡堡者業以是語搆於
兩宮是日程源在舟側揚言曰金堡即昌宗之寵方新仁
傑之袍何在兩語便該萬死其聲達慈寧舟中慈寧者上
嫡母王皇太后也于是鳴鳳奉旨必致堡死故堡受刑獨
酷括州雜詩請對真何難寒蟬此日喧章承內指詔
臣獄見君恩負國罪得除奸功莫論虜參還尺朝局
臣頻狼恨悲同類非仁政危附逆離亂八陰真相國中救晚沙
濱堡等下獄時濤帥陳邦傳方擁兵入朝上勅邦傳豐駐

兵三水防北兵西突畱守式耜疏辯五人罪且云就使其
罪狀一如疏中所指處分豈無時日而汲汲于倉皇移蹕
之頃又且不失不後恰當邦傳到梧之時能無我雖不殺
伯仁之疑乎久之上知堡無死法與時魁俱減死謫遠戍
湘客正發贖徒追贓而雲南孫可望所遣使始至稱疏于
某日接勅封臣秦王于某日接勅封臣平遼王莫知所從
絕不及原勅所封及諸臣矯詔事意在必得秦也于是滇
使接踵行在亦時有貢獻貴州總督兵部尚書范鏞匡國
公皮熊交章論朝執恭罪狀畱守式耜請斬執恭併正陳
邦傳主使之罪滇使候命日久馬吉翔請于上封激江王
滇使聞之力陳非秦無以報命庭議不能決輔臣起恆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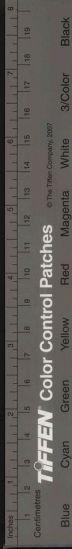
某曰滇必欲得秦上意決不予秦奈何某曰不予秦字
上加一字或為興秦或為定秦既不失滇指要猶是草竊
王號耳起恆以為然方欲秦聞而忠貞營鄖國公高必正
興平侯董守素入覲至梧聞滇使在梧召至舟次以大義
責之言本朝無異姓封王事例若爾主要求王爵我寧不
足以王耶因自守其破京城逼死先帝滔天大罪蒙上赦
宥加以爵賞爾張氏乘閒竊踞一隅罪固減等今爵列上
公當與我同心報國洗去賊名豈非大幸勿欺朝廷孱弱
兩家兵馬彼此所知鞭弭橐鞬足以相當也隨作書致可
望纜纜數千言詞嚴義正滇使唯唯而退朝議遂請寢有
軍廷辨聲怒噴百官拱手顏色變中使促對上龍舟有事

面奏香案頭舟中天子東面坐將軍傍伏汗交流汗流沃
背猶氣沮頭再拜出君門起中未盡言天威咫尺說
報明主叩封拜還至請命沮封爵廷議可否封滇職
臣橋上未使還至請命沮封爵廷議可否封滇職
者誰敢坐召滇使來朝將軍入朝且封舊主封
明宗閣巽姓無西南偏聖祖嚴義正色禦然自陳已罪
旋主本朝曹勿欺天子屬滇使叩頭唯我舉朝爭歎將
軍此議真歸勿欺天子屬滇使叩頭唯我舉朝爭歎將
使者復命歸勿欺天子屬滇使叩頭唯我舉朝爭歎將
恆數為時魁堡所指摘意其銜恨必乘此下石不意其中
救免力卒免于死江西王化澄者素貪庸與王坤馬吉翔
等比賣緣入閣二年在南寧廣東反正迎駕東來命化
澄雷南寧扈太后兩宮特賜手勅以便宜行事化澄因賣
官鬻爵惟賄是求有以土司納銀數百金竟改宣慰司者



初不知宣慰與土司等級之懸絕也諸夷譁然上頗聞之
既至行在入直屢被堡參醜詆之上亦厭其所為因請假
注籍遂久之不召至是真毓等合疏請起用化澄思以排
去起恆計必殺五人後已邦傅既遠駐三水外無大援恐
上不見聽聞忠營貞入覲大喜是時興國公李赤心已死
兵權皆歸于必正守素兩人時帶兵五千以五月十三日
抵梧州朝臣皆郊迎四十里外牛酒犒師鄖國犬悅貞毓
等極言朝事壞于五虎為之主者閣臣嚴起恆也公但入
見請除君側奸不過數語而決公功在社稷矣高領之起
恆聞其謀即日注籍五人皆惴惴待命到梧之次日請對
水殿必正意忽中變見上言閣臣嚴起恆虛公宜傳委任

金堡等處分過當化澄貞毓等皆大失望于時起恆已移
舟去兩勳請手勅追及于平浪邀還越二日復召對于龍
舟李元胤自肇慶至同對慈寧皇太后垂廉上東向坐元
胤奏事畢忽伏地請死曰金堡等非臣私人也有罪皇上
何不處分于端州必俟到此地處分是以臣與堡等為党
也向以封疆事急不敢請罪今是事稍定請正臣罪上慰
勉之曰卿極忠極孝朕豈疑卿元胤曰皇上既不疑臣何
為以處四臣之故賜臣勅書令臣安心辦事皇太后曰卿
莫認金堡是好人卿如此忠義他卻謗卿謀反元胤曰還
是有本還面奏還是傳言上不答必正曰皇上重處堡等
也是但處堡之人看來不如堡等處堡等之後也不見有



勝于堡等之事復面質化澄徇私植党化澄窘急申訴不能成語上為解釋之乃止科臣張孝起李用楫與御史廖應亨互相糾詰太后語上傳諭中書科以後科道本章不許封進上曰科道是言官以言為職若本章不封進是絕言路也但今有言軍國大事許非時進其餘爭是非本章不讞許擅封可耳對罷上忽問廷臣曰金堡畢竟是君子是小人再問無有對者遂罷朝去次日詞臣錢秉鎰上疏言臣昨侍班次聞皇上金堡再問為君子為小人惡堡者皆在班列無有對者則良心難昧天理難欺堡之不為小人可知因言堡受刑特重左骸已折僅相隨一僕復墮水死今遠戍金齒以孑然殘廢之身蹶躄于蠻荒絕域之外

去必不到到亦必死雖名生之猶殺之也伏乞量改近邊以金堡命得旨改清浪衛高必正以百金為堡藥資不受馬寶亦自德慶來朝親為堡洗創堡竟不死起恆仍費用化澄亦不求退復召朱天麟入直聖德詩文帝昔上輩主皆有納諫名我皇仁且考至德無容稱屈已聽臣下聖大色與聲小臣叨侍從焉觀神采英大帥對天指聖度和不舉朝請加諸落鎮見者識中興給諫語太后恩氣麗相老亟強遇事上書爭殊綸皆及與羣臣觸太后怒其氣相因右相顧上言實未諫朕主還經御覽會所言過題直左諫試舉朝歎聖主德臣等實不能虛懷奉天投宣我聖明是時李元胤守肇忠貞裨將准侯劉國昌與高李相失潰入肇界元胤堵禦之受約束乃去肇賴以全南韶逃將羅成耀奔至肇元胤數其棄城罪稱詔斬之梧州禱詩此將昔移鎮



吾知棄嶺逃比肩難節制飽肉且旌旄共有登壇望宇甘
乘障勞身先諸吏士惠國爾功高朝睹南陽奏疆藩已
就擒幸城知法在問罪見謀深帳外軍容聲北兵過三水
懷中帝詔臨兩年三按首真是快人心

直下廣州總督杜永和初欲棄城航海為颶風折回始定

死守計總兵吳文獻以舟師守東南門北兵不敢近張月

李建捷等屢出城戰多有斬獲非時捷聞奏使往來不絕

行在是以少安梧州詩 粵東頻奏捷驍銳並爭先虜騎

樓和西路援兵于是張孝起吏科都給事中孝起原名起

下胡為不肯前吳江人庚午科舉人為孤峻無欲吳中之錚錚者也

張述載為御史改中書吳霖給事中吳霖欽人在中書司

誥勅著勞已久輔臣許以清華酬之為五人所抑至是始

授今職兵部右侍郎萬翱掌兵部尚書印翱于思文朝授

士彥以勅入朝朝議改為侍郎謝恩時猶自稱原任兵部尚書今授

兵部侍郎時兩粵諸帥方喪師失地朝廷不能問惟寬假之

翱請于上一槩晉封梧州詩 兩粵嗟新敗朝廷波浪中

勅恩切豈覺榮反心魯可藻既為畱守式耜劾罷因附吳

萬之党冒陞樞貳晉封之議實倡之可藻欲以結援于諸

勳也于是焦璉封宣國公趙印選開國公胡一青衛國公

曹志建保國公識者謂上公之爵祇以賞敗則百戰之將

其何以酬功萬高必正朝回陳邦傳噴其不附已潛遣標

將襲其老營六月十九日必正請援于桂林畱守發滇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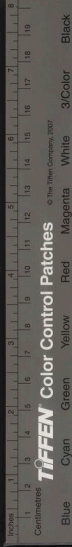
總兵劉崇貴等駐柳慶遙為聲援上聞之急勅邦傳諭以

和好九月初八日北帥馬蛟麟襲破恭城灌陽曹志建敗



走先是三月十九日北兵破龍虎關志建戰敗闌入恭城陽朔將入桂林焦滇二營皆洶洶雷守發犒金五千兩命兵科吳其嚮往營撫諭而北兵亦旋退札衡州志建遂營于恭城灌陽至是再失利十八日馬進忠敗于爪里走入武岡山中報至桂林大震焦璉兵久駐平樂其大撈江一帶皆滇營汛守地北兵再薄全州滇帥退自全州退撈江自撈江退甘棠渡每退必曰焦兵來桂林麓老營也初東阿任子于元燁督兵林桂有女許聘寧遠伯王永祚矣趙印遜聞之強求焉遂更嫁印遜由是王趙成釁印遜又與一青爭總統大關一青出守撈江從事獨勞印遜居城內守老營惟酒色是耽心甚平不三帥各有私憤璉兵在平

樂猝呼不至故北兵破全州長驅入嚴關莫有堵者十月二十九日一青永祚俱入城分餉撈江一帶遂為空壁十一月初五日興安塘報至知于初四日嚴關諸塘盡掃雷守檄印遜出城赴子營為戰守計戀老營不行再促之則已盡室而一青永祚與武陵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綏寧伯蒲縵各家老營俱以奔竄永祚且迎降矣獨存雷守式邦危坐府中家人盡散總兵戚良勳撈二騎至邀公速出再為後圖式邦叱曰爾去則去耳我去不過多活幾日自古至今誰不死者但須死得明白耳良勳去總督張同敬自靈川回聞知城虛無人止雷守在遂泗水過江直入府曰事迫矣奈何皇上以雷守命我與城存亡自丁亥三



吾中國人不慣坐地呼倚來且曰汝何不速殺之殺我兩
人天下事定矣有德顧咲召副將全節護之出幽于民居
雖異室而聲响相達有德又遣官王三人彭壙往勸諭之
令薙髮不請可為僧亦不可曰為僧薙髮之漸也髮短命
長我不為也南冠而囚終日賦詩唱和以明厥志十一月
十四日式耜語同敬曰吾兩人待死四十日矣尚隱忍偷
生其蘇武耶李陵耶誰實知之同敬曰易耳卽草檄命老
兵聞道馳諭焦璉曰城中滿兵無幾若提勁旅疾日入孔
有德之頭可立致也老兵去八十里為邏卒所獲獻之十
七日辰刻有數騎至繫所請畱守也出畱守曰已知之援
筆作詩二首一自題一贈同敬肅衣冠南向拜訖所手錄

臨難詩與同敬唱和諸稿共一百一首置几上從容步出
遇同敬于道同敬曰快哉行也厲鬼殺賊詎敢忘之行至
城隅見一磐石式耜曰吾生平愛佳山水此石頗佳可以
死矣刑者從之遂與同敬併遇害同敬既刑屍不仆首墜
躍而前者三頃刻大雷電雪花如掌空中震擊者亦三敵
人為之股栗哭懼張二詩
也知漢帥空邈更張生嘯但憑林屢陷復登墳此日孤城
巡以和脫網為難時早生夜夢巨舟沈獨有七人同日
因唱和吟司馬奮鬚公擊節從容激烈兩心餐猶死張
記有女機為說扶公返舊扉從容激烈兩心餐猶死張
是崇歸慈深收血垂難到愛子趨物伏公存多休說吳龍
義士竊攜散骨出重圍聖明不用亦街恩特乘休沐趨
在門疎撫無因頻荷薦慶直言回憶別色凄涼申胥復楚
負國秋鏗聚草堂江頭送別色凄涼申胥復楚功難就張



惓捐軀志竟償報國正宜番無血完名何苦狗危疆天涯
屈指與何悲憶爾雅姿淚幾行下筆真驚倚馬奇逢君
酒後與唱和九原無伴直足連隨樽前怪爾鬢髯長似
健兒曾吮血更無弱息與招魂老妻淺土何人葬遺稿
中几冊存取信江陵遂不祀荆州或相公孫人葬遺稿
向碧難尚隨龍隱日追尋看君髯筆鬢眉動把我新詩泣
同時屬和張瞿向佳韻拉長痛故人簪而廣州亦以是月
初三破日蓋承范恩獻西門降也杜永和及諸將率其眾
入海南保瓊州上在梧州尚不知東西齊陷也遂以初十
日發梧州十一日至潯而陳邦傳叛謀劫駕上知之于十
二日衝雨而過凡鹵簿及從駕諸臣舟在後者悉被劫掠
墮水死者甚眾十六日上至南寧戶部侍郎陳圭迎駕遂
于二十八日駐蹕南寧

所知錄

粵東紀事

予自隆武二年丙戌九月遇變陷閩者二年匿影山中凡
死于兵死于賊者十數次戊子正月聞江西返正以推知
考選例請改徧修管制誥上問昨榜中為推知者幾人公
對僅錢某一人曾任推官上領之未輔臣王化澄請改中
書吳霖為詞員管誥勅予引典制力爭之乃止吳霖因改
科員霖與予素善聞言予亦不以為嫌也五高必正党守
素入覲吳貞毓郭之奇萬翱等郊迎四十里外欲藉兩輿
除君側之奸其意在殺五虎逐山陰而專用化澄也山陰
聞之先引病注籍會高黨與我政侍郎劉遠生為同鄉召



惓捐軀志竟償報國正宜番無血完名何苦狗危疆天涯
屈指與何悲憶爾雅姿淚幾行下筆真驚倚馬奇逢君
酒後與唱和九原無伴直足連隨樽前怪爾鬢髯長似
健兒曾吮血更無弱息與招魂老妻淺土何人葬遺稿
中几冊存取信江陵遂不祀荆州或相公孫人葬遺稿
向碧難尚隨龍隱日追尋看君髯筆鬢眉動把我新詩泣
同時屬和張瞿向佳韻拉來痛故人管而廣州亦以是月
初三破日蓋承范恩獻西門降也杜永和及諸將率其眾
入海南保瓊州上在梧州尚不知東西齊陷也遂以初十
日發梧州十一日至潯而陳邦傳叛謀劫駕上知之于十
二日銜雨而過凡鹵簿及從駕諸臣舟在後者悉被劫掠
墮水死者甚眾十六日上至南寧戶部侍郎陳圭迎駕遂
于二十八日駐蹕南寧

所知錄

粵東紀事

予自隆武二年丙戌九月遇變陷閩者二年匿影山中凡
死于兵死于賊者十數次戊子正月聞江西返正以推知
考選例請改徧修管制誥上問昨榜中為推知者幾人公
對僅錢某一人曾任推官上領之未輔臣王化澄請改中
書吳霖為詞員管誥勅予引典制力爭之乃止吳霖因改
科員霖與予素善聞言予亦不以為嫌也五高必正党守
素入覲吳貞毓郭之奇萬翱等郊迎四十里外欲藉兩輿
除君側之奸其意在殺五虎逐山陰而專用化澄也山陰
聞之先引病注籍會高黨與我政侍郎劉遠生為同鄉召



對之長過同庵舟中飯湘客遠生弟客生也與袁彭年特
丘聯舟強出與見高厲色責之意甚不善而予適至聞兩
歎在舟急去高望見之問知為詞員卽遣人邀入舟共話
高固賊帥為人明慧善談吐坐定向同庵言嚴公過袖出
掌科雷德復疏參山陰二十四大罪自為嚴賊付同庵讀
與聽聽訖變色曰此疏太過予心知其不喜揭中稱賊也
因言舉朝人皆說此公不好想應不是好人予問曰公見
過幾人高曰恐見已過一半沒一人說他好者予咲曰為
要說他不好故來見公耳朝班人甚多若某等不要說他
不好便不來見公矣且說嚴相公不好者只為救五虎也
因指特丘若生咲曰此兩虎見在坐去歲此時此五虎攻

嚴相公無所不至若是別人趁此下手報仇亦不為過嚴
公不害他反去救他據公看來是好人乎是歹人乎高悟
曰君言是也然如孔夫子也就沒有人參他了子曰孔夫
子專有人參他到齊國被晏子參到楚國被子西參歷舉
其伐檀削迹困陳蔡諸事高喜曰元原來孔夫子也有人
參他遂起候對到班次先與諸公大辨盡反其說劉使人
往竊聽云聽不甚清但聽講孔夫子常被入參劉咲曰語
投機矣及入對悉如予言力言嚴起恆公忠無私宜專委
任併言金堡等處分過當于是郊迎諸公大失望

梧州詩

僻處

朝廷小虛名禮法持誰國迎耶國至不收粵東危元老益
廷謗書生一語移闕前爭論日大體幸無虧

山陰師聞之亦不知局之何以頓翻也次日師移舟平浪



兩勲用小舟追及之子後至咲曰往時以蕭何追韓信今見韓信追蕭何也耶高大咲乃共邀之還朝不數日再對子亦侍班對畢上問廷臣金堡為君子為小人無對者子遂以次日上疏言昨承上問無有以堡為小人者對云云且極陳其不能遠戍狀奉旨改清晨浪衛此疏出不惟攻堡者大恨與堡同難者亦憤憤問何以獨稱堡為非小人未幾子大痛請假命下與劉藍李來同改徧修予病益甚時梧州瘴重死喪無虛日聞桂林稍清固請于山陰師乞堂假三月往桂林一遊自子至行在凡兩年謬蒙畱守薦揚屢加問訊曾未識面同邑方閣學曼公以智吳廷尉鑑在德慘相距千里握手無期兼以閣學屢召不起求以

史局自效山陰師因命子要同之來遂以七月離梧八月中秋至桂林而金劉輩亦皆在桂林時時聚首于畱守之幕警報沓至畱守公吟嘯如常且曰今冬明春我與諸君且衣錦還故鄉耳此地那得有憂蓋公初奉粵撫之命湖州山中有松仙者授以錦囊數封論臨危始發發則其事與年月時日皆預定也依其策行之如擒靖江守桂林用焦璉諸事具有成效是唐寅祇餘一封外標庚寅元旦發發之有扶公榮歸四字公以榮歸必錦旋也子忽心動惡其扶字將為扶襯乎且僅餘一封亦屬可疑公天性和雅願亦信其術深每當危急之際輒處之泰然諸將帥亦仗公從容鎮靜卒以立功久之軍心既弛將益驕多不用命



而公猶以前事自恃局外者憂之適張別山同敬自全州
回一見稱契移子舟纜其所居灘江草堂下每後酒悲歌
慷慨自誓必死別山無子手一卷大盡軍中所作詩文示
予曰此卽子子也誰為我雷之乎一日遙向荆棘叢指曰
此中大佳命軍卒劇開一徑邀子並馬入其中朗朗大如
百閒屋其東壁有党人碑塌墨如新閒數百年矣今日始
見蓋所謂龍隱洞也與予日縱酒其中為樂臨別以所愛
小吏屬予善視之抽髻中簪見贈曰聊以志盍簪之誼因
歛歔泣下曰從此永別矣時事如此吾必死之予曰往時
封疆受之朝廷失則死之今者以我為政我在則失者可
復死則竟失矣別山曰雖然無可為矣吾往時督兵兵敗

矣吾不去將士復回以取勝者有之昨者敗兵踏我而走

矣士心如此不死何為故予聞桂林陷而山知別山之必

死桂林詩 張驛玉堂容報國老戎衣久辨沙場死還能

馬上飛書生喜見敵老將讓臨機堅臥授江上師旋獨

歸在桂林晤諸勳武陵侯楊國棟豪俠有氣概與寧伯胡

一青身不滿五尺精悍之色見于眉間趙印選魁然雄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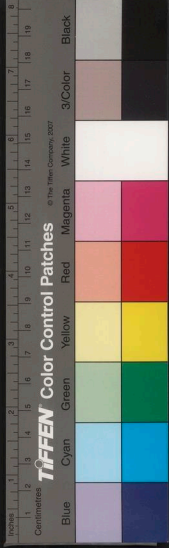
然驕蹇不法惟擁姬妾自娛尸居餘氣耳桂林雜詩 漢

爵大尊流星邊棹至卜日上公婚真作室家計名久今知

部曲恩 謂王等遠。稍聞胡衛國匹馬備關門 傷久

放舟至平樂曼公先數日發曼公家寓平西山去平樂四

十里聞予至亦出同飲新興侯焦璉幕中璉沈毅有威容
頗好禮是月為曼公四十因釀分為稱觴訖同訪光祿嚴
煒伯玉于仙迴洞蓋曼公欲移家傍伯玉居而身赴史局



也雷一日出復送我于昭江遇雷守次公子玄鎔字生甫自吳中泛海省親至是始到曼公遂與並舟而西而予獨東適御史朱由林巡方復命舟亦至以十月初十日抵平浪去梧州四十里御史前船回大呼搖手不可去矣上駕已南百官倉皇隨行亂兵搶掠無可往少頃守雷公孫瞿昌文自行在至云廣州以初三日陷矣我輩惟有西奔桂林耳日晡則廣西潰兵蔽江而下言平樂已失桂林于初五日陷矣于是進退無路昌文奔難而西予輩舍舟入山徐作南奔之計詎意潯州陳邦傳叛上幸脫于難諸從官皆被劫掠墮水者無算道路梗塞不可行遂留滯梧州村中自十一月閏十一月十二月至次年正月梧州空四月

矣二月北兵始至大帥馬蛟麟遣官齎書幣見招避不敢出始知曼公為僧在梧州城曼公亦有字至言桂林事蓋曼公送予自昭江返未及平樂聞平樂已破其家人被執問公所在則以與予同往仙迴洞巖伯玉家對隨發二十餘騎往仙迴而公亦適奔仙迴騎縛伯玉考掠備至公乃自薙髮僧裝出以免伯玉遂至平樂見蛟麟蛟麟諭之降不屈脅之以刃誘之以袍帽皆不答蛟麟乃延之上坐禮之甚恭因請出家許之故隨之至梧而生甫亦竟由昭平南走至永安州為叛民所執死于獄萬里尋親相距數百里不得一見以死悲哉久之聞桂林破雷守與張司馬同日死在桂林者吳其靄以單騎奔柳州德掄被執不受





遣使南去訪上所在去此皆不返路絕已聞上在南寧諸
 從駕相失者先後漸集李元胤自肇慶失守單騎入見方
 擬聞道奔赴而孫可望遣兵入衛相傳有張護軍者甫至
 卽上山陰相公舟問滇封畢竟是秦非秦公曰君遠來扈
 駕扈駕功甚大朝廷自有特恩若專來問此是挾封也與
 張辨聲色甚厲張不逞公遂赴水死一夜處負公屍出
 諸岸予遠哭以詩去歲風聞疑至今客未果說大星沈
 節苦異時不聖恩深中興未奏公先死主心多難相依臣
 音密告偏承吾師遇主知五年血駕鎮間隨邊書忽到催朝急
 重悲乘與此日靈荒外左右顛危更伏罪恨書忽到催朝急
 滇事紛傳看亦動容廷議祇知爭祖制帝心原自慎藩
 封國舒國難相從。隕為君恩祇知爭祖制帝心原自慎藩
 九原含笑得相從。隕為君恩祇知爭祖制帝心原自慎藩
 同是門生獨荷恩規。諷每蒙傾耳納詢。制科泰出陸公門

知不淺常蹟聞相見無時特論閩何事 行在大亂予遂止
 違師苦求去祇今西望漫傷魂

又聞陳邦傳以計殺焦璉于武靖州函其首至梧州乞降于
 馬蛟麟盡獻潯南之地蛟麟傳送邦傳及其子陳曾禹入

桂林予遂去梧州東下中道被掠幾不免復回梧州晤方曼
 公始備悉桂林事值同鄉彭煬為蒼梧道資其行乃剝染

度嶺以歸至閩界聞曾二雲相國殉節海上哭以詩。初山

傳暗襄驚閩關斷足為誰行踏穿嶺來三山近望到天隅

一柱傾滄海未幾能容信國冰頭畢竟喪真鄉同時義士吞

閩鄉身不絕島獨存宋夢猶有雜孫在此日巢傾孰與泣

著家門不為國恩亡相隨孤有雜孫在此日巢傾孰與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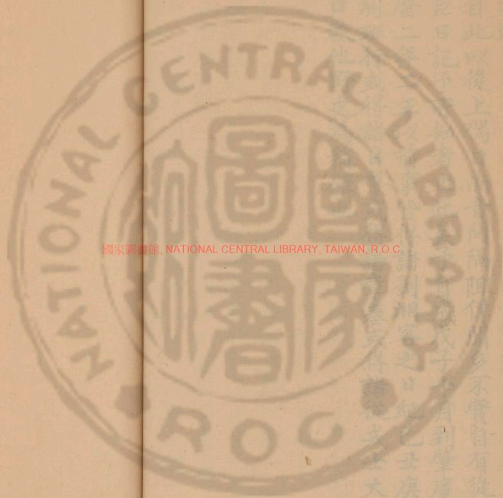
恩特詔試天官書生不以先容進國士偏承謬出上皇薦
 衙鵲印隨風至尊蠟詔未切明魂昔歲綸獨破格看一命
 封事南動自夏門露光孤明賜存闡權海上尊元老
 著家門不為國恩亡相隨孤有雜孫在此日巢傾孰與泣
 閩鄉身不絕島獨存宋夢猶有雜孫在此日巢傾孰與泣
 一柱傾滄海未幾能容信國冰頭畢竟喪真鄉同時義士吞
 傳暗襄驚閩關斷足為誰行踏穿嶺來三山近望到天隅
 度嶺以歸至閩界聞曾二雲相國殉節海上哭以詩。初山

思淚
不乾

自此以後上駕日南音間隔阻傳聞多不實自有從行諸
臣日記予所知者止此矣予自成戊子十月到肇慶為永
曆二年二年前事皆得諸劉湘客之日紀己丑庚寅忝
廁班行或得諸目擊或得諸章奏或得諸從戎士大夫之
口較他野史為稍確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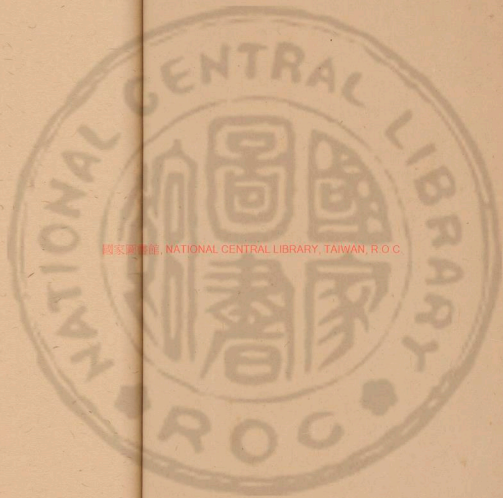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以後
不實自有從行諸
大夫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